

年

卷

期

14

2

第

第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2 (183) — July 9, 1926

小說世界

(號三八一第) 期二第 卷四十第

日九月七年五十國民

小說世界社發行

葉寒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

四部叢刊單行本

(一) 收羅富

四部要籍已收入者計共三百餘種八千五百餘卷現在經部已出二十種史部已出十二種子部已出三十二種集部已出一百二十七種

(二) 版本精

所收各書均爲宋元明清之精槧舊鈔坊間極不易得本館用照相影印不失原書精神

(三) 購置易

整部書籍卷帙浩繁價昂而非購者所欲悉備此書發售單行本取價既廉而一般讀者亦可擇取喜閱者購之不受整部合購之牽掣

贈卽索承錄日本行單刊叢部四有印

編者的報告

第一次敲詩小集。已在前卷二十五期揭曉。再有遲到各卷補錄如下。兩題皆優勝者六人。陳笑波。潦倒生。劉士民。病禪室主。引。黎勤吾。第一題優勝者五人。廖文鏐。王濟川。阮緒荃。巢中。任。理。由。已。見。前。卷。二。十。五。期。優。勝。者。無。獎。品。凡。在。十。三。卷。二。十。五。期。出。版。以。後。收。到。的。概。不。發。表。

關於投稿的幾句話。應該要說明的。如今向投稿者說一下。凡是投稿可用的。本社無不充分採用。不能用的。附了郵票的。也無不退還。但是有人投稿時並沒有郵票同來。隔了許多時候。再補寄郵票來。要求退還原稿。這件事很麻煩。決計辦不到。請投稿者原諒。還有旅居日本香港以及南洋羣島的投稿者。他們說。附來的郵票不適用。所以不附郵票。而要求本社於不用時。特別通融退還原稿。這也辦不到。因為這樣的投稿也很多。本社不能擔負此責。只有二三萬字以上的長篇。或可通融辦理。再自己寫的住址地名不詳細。或字跡潦草看不清。因而遺誤的。本社也不負責。這幾點請投稿者注意。其他參看後面的投稿章程。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第二期

目錄

圖書

四庫全書皮藏處

浙江昆蟲局之工作(社會現狀之一斑)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父子星

唐小圃

夜行

閒野鶴

中西作家屬稿之異(補白)

傅芸子

自造之泥娃

陳達哉

雜詩(補白)

呂伯攸

屋頂上……………蘇兆驥

餅乾小話(補白)……………沈劍影女士

生活調和的心影……………陳琴廬

幽居(詩)……………呂伯攸

天津落子館記……………何海鳴

唐詩中之鳥與僧(補白)……………傅雲子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野客叢話(補白)……………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休庵影語(另外一欄)……………盛此公

頭痛頭暈甚為劇烈

教員 陳儀 秋君 聲稱 韋廉 士大 醫生 紅色 補丸 為此 症之 靈藥 且使 其康 壯復 原矣

旅居熱帶之人民每因氣候炎暑以致身體疲乏血薄氣衰難以忍受必需服用補劑使其身體強健精力充足方可勝此暑熱氣候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補劑如水腦筋衰殘之聖藥在東方熱帶各國稱為馳名補血之靈藥已歷多年矣



陳儀秋君玉照

唯唯台山學校

閣下曾得衛生小書名曰名醫康健談否

需寄一明信片填寫姓名住址寄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本可也

血薄氣衰難以忍受必需服用補劑如水腦筋衰殘之聖藥在東方熱帶各國稱為馳名補血之靈藥已歷多年矣

大原籍廣東台山學校教員陳儀秋君

生百廿五年曾患頭痛全失胃納

烈以延醫服藥多方求治不見效

少進報章得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幸閱報章得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補丸適合服用未幾即覺頭痛減輕

之詎料服用未幾即覺頭痛減輕

心連服漸服漸愈直覺頭痛減輕

分全愈而後現下身體康壯逾於

疇昔皆紅色補丸之功也

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也

力能使身體強壯會經治愈腦之

氣衰化腦筋衰弱少年斷傷血薄

不消刺痛山嵐瘴癘等症對於婦科

筋系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各症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

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4293(1)

四庫全書皮藏處



此木為北海中慶之樓。現租與國立圖書館四庫全書及善本書此片為吳甘侯先生寄贈。

社 會 狀 况 之 一 斑 (浙 江 昆 蟲 局 之 工 作)



胡 亞 光 先 生 贈



父子星

小園

北京觀象臺上的古董天文儀器，在庚子年聯軍入都的時候，被德意志帝國，用歐洲文明國的手段，準諸彼時所謂正義，並根據專庇護強國的國際公法，乘火打劫，包的包，捆的捆，裝載在輪船上，就運到他們的首都柏林去了。聽說這些儀器，是陳列在柏林的衝要地方，任聽他們全國人民觀覽，爲的是全國人民，知道戰勝是無上的光榮，知道兵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於是添鑄槍礮，擴充海軍，上自國君，下至黎庶，一個一個的，全都像瘋狂了一般；他們的心中，豈但想滅亡了中華，並且想併吞了世界。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我們的天文儀器，一運到柏林，那日耳曼土脈中，便埋下駭矜的種

子。「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所以歐戰一起，那稱雄世界的德意志帝國雖然支持了數年，到末了如土崩瓦解一般，終歸失敗；我們北京觀象臺的古董天文儀器，也就重回故土來了。

我自幼就常聽長輩述說北京觀象臺天文儀器的來歷，後來因為發生歷史問題，我對於這種儀器，更加增了很濃厚的興味；所以我此次來到北京，第一件事，便邀同G先生，到觀象臺去觀覽這種儀器。

原來這觀象臺，與尋常的天文臺，大不相同，倒像是一座礮臺的樣子，比北京的城壁，還高出數丈；所以立在這觀象臺上一望，城外的市廛，城內的人家，莫不歷歷在目。真是紅塵十丈的北京中，另開的一處清涼的世界呀。

我同G先生坐在鐵椅上，（備游人休息之椅其製與公園之椅略同）一邊搖着蒲扇，一邊談論儀器的歷史；因為儀器，談到星象，於是G先生遂談到近年新發見的父子星。

我於天文學，素無研究，乍聽到這父子星的名稱，還以為牛郎織女相類的神話呢；所以向G先生問道：「這父子星，必是一個大星旁邊，又有一個小星罷？」

G先生聽了我的話，笑了一笑，然後說道：「我不是講甚麼神話，這實在是我們中國學者最近發見的新星，與天文學界以最大的貢獻，可以算是我們中國學者稀有的榮譽呀！」

我問道：「這父子星，是誰發見的呢？」

G先生說道：「王淩雲王繼業兩博士發見的。王淩雲是中國舊天文學家，雖通英俄兩國的文字，可是沒到外國，也沒入過外國的學校。王繼業，是王淩雲的兒子，也通英俄兩國的文字，也研究天文學，也是沒入過外國學校的。他們雖沒到外國留學，可是自從發見新星以後，已經有四大國贈與他們博士學位了。」

我聽G先生說得很有趣，便問道：「他們父子二人，怎麼沒到外國留學，就能發見新星呢？」

G先生聽了我的話，大不以爲然，很莊重的對我說道：「你要知道！有志者事竟成，」這是一定道理！祇要立定志氣，拼命去研究，不論甚麼學問，全都能得到預期的結果；何必一定要去留學呢！難道求學問必須留學嗎？不留學，就求不到學問嗎？歷來世界大學問家，全是由留學得來的學問嗎？固然我們中國的學術，不像歐美學術，發達的那樣神速；可是我們中國，就沒有一點固有的學術嗎？」

若必須留學，纔能得到學問，那麼，中外未交通以前，中國四五千年，在學問上，也有許多的發明和發見，難道那也是由留學得來的嗎？假定非留學不能得到學問，我們祇好到歐美各國去留學，那麼，我要請問！歐美各國學者，可又到那裏留學去呢？你爲甚麼如此迷信留學呢？我就是十年前的留學生，我的學問，今又何在呢？王氏父子，固然不是留學生，然而我敢絲毫的輕視他們嗎？總而言之，祇要立定志氣，拼命去研究，不論留學與否，全是有成功希望的。況且我們中國，是大陸國家，照例大陸國家，天文學是自然會發達的。加以王氏父子，能參考英俄的書籍，能利用歐美的儀器，又抱定父子繼，堅固不拔的精神，你想想！這種精神，作甚麼事，不能成功啊？何況發見一個舊有的新星呢！

我聽了G先生這一番議論，深悔自己失言，但是我知道G先生的性情，向來是如此的。他心裏想到甚麼，嘴裏就說到甚麼，至於聽他說話的人，難過與否，他是不管的；好在他也是個留學前輩，這些話由他口中說出來，究竟比較容易入耳；何況他毫無成見在心，且又言之成理呢！所以我連忙說道：「我們姑且不談留學論，我想你老先生，既說甚麼「有志者事竟成」，又說甚麼「抱定父子繼的精神」，大約這些話，必與王氏父子有關；由此也可以推知你老先生，或者知道王氏父子成

功的經過。你老先生如果知道，何妨談一談呢？難得今天的天氣和地位，若是在這天朗氣清的觀象臺上，談中國天文學者的成功，豈不是恰好的麼？」

G先生說道：「你願意聽王氏父子成功的歷史嗎？很好！可惜我不懂天文學，我祇能說個大概；至於他們內部的研究，就不是我門外漢所能談的了。好在你也門外漢，我縱令能談，你也未必能懂了。」

王繼業是我的同學，他父親王淺雲，今年已經六十九歲了。這位老先生，自十二歲，便習天文算術，在五十年前，便算定有個新星，應當發見，因此研究越加熱心。等到王繼業中學畢業以後，他便把自己多年的心得，傳給王繼業，他對王繼業說道：「這個新星，終歸是要發見的，但是遲早，是不敢定的；倘若我今生不能發見，我死了以後，你必須繼續我的事業！所以我給你起名叫繼業，正是爲此。」好在王繼業也是酷好研究天文，比他父親，還要加一倍的熱心，因爲研究天文，始終沒娶妻室。他們父子，既是志同道合，於是把一分很重大的家產，完全變賣，在上方山，建了一座天文臺；又從歐洲買來許多的書籍儀器，並且買到一架價值極昂的望遠鏡。

這老少兩位博士上山以後，便與世隔絕了。上山的這一年，老博士是四十九歲，少博士是二十歲，在山上一住，便是十一年；等到他們成功，老博士已經六十歲，少博士已經三十一歲了。與兩位博士同住在山上的，有老博士的夫人，還有一個與老博士年齡相同的老僕人。主僕四口人，心心念念的，沒有旁的事；祇有那唯一的希望，就是要發見那見諸學理，而未見諸事實的新星。

老少兩博士，在未上山以前，以為至多不過三年，或者竟用不到三五個月，便可以成功；斷沒料到上山以後，全與他們所預期的相反，竟遲至十一年之久，始達到最後的目的。在這十一年之中，屢遭挫折，倘非他們堅忍之力甚強，早就成了失敗的學者；恐怕到了今天，那父子星的名詞，也沒有人知曉啊！

他們父子二人，到了山上，便專心致志的，作這一件事。家中的瑣事，有老博士的夫人，和老僕人料理，不用他們父子絲毫分心；就是這麼平安無事的研究了一個多月，頗得到幾分效果；因此他們父子，非常的高興，全都說不久必當成功了。

他們正在努力進行之際，忽然發生了障礙：第一個就是老僕人病倒了，第二個就是老博士夫

人也病倒了。這一來，少博士的工作，便因之中途停止；老博士雖然依舊進行，但是一則望念夫人的病，二則缺了重要的助手，所以他雖然繼續工作，也是毫無效果。如此一遷延，便是三個多月，好容易盼得夫人和老僕人病愈，老博士自己又病倒了。

老博士病倒了，少博士便繼續工作，也是沒有甚麼效果。等到老博士病愈，第一年的光陰，便算空耗過去了。好在第二年非常平安，可是他們的工作，仍然是沒有進步。老博士恐怕少博士不能忍耐，時時用言語鼓勵他，好在少博士雖是個青年人，卻與乃翁的性情相同，絕沒有一點廢然思返的意思，他們晝夜的研究，決不懈怠。如果從此平平安安的研究下去，成功縱遲，大約也用不了十一年之久；孰知在第四年的冬天，又發生不幸的事了。

有一天，老博士夫人因為身體不甚爽快，在山上散步，直至夜晚未歸，老少博士和老僕人，在上各處尋覓了十幾天，結局竟在山谷裏，發見了她的屍體。後來揣測她，或者是因為遇見重霧，以致墜入谷中而死。這件事一發生，老少博士的工作，便一齊停止了。

老少博士，因為悲傷太過的緣故，對於前途，異常灰心，發見新星的工作，幾欲半途而廢。此時幸

人也病倒了。這一來，少博士的工作，便因之中途停止；老博士雖然依舊進行，但是一則望念夫人的病，二則缺了重要的助手，所以他雖然繼續工作，也是毫無效果。如此一遷延，便是三個多月，好容易盼得夫人和老僕人病愈，老博士自己又病倒了。

老博士病倒了，少博士便繼續工作，也是沒有甚麼效果。等到老博士病愈，第一年的光陰，便算空耗過去了。好在第二年非常平安，可是他們的工作，仍然是沒有進步。老博士恐怕少博士不能忍耐，時時用言語鼓勵他，好在少博士雖是個青年人，卻與乃翁的性情相同，絕沒有一點廢然思返的意思，他們晝夜的研究，決不懈怠。如果從此平平安安的研究下去，成功縱遲，大約也用不了十一年之久；孰知在第四年的冬天，又發生不幸的事了。

有一天，老博士夫人因為身體不甚爽快，在山上散步，直至夜晚未歸，老少博士和老僕人，在山各處，尋覓了十幾天，結局竟在山谷裏，發見了她的屍體。後來揣測她，或者是因為遇見重霧，以致誤墮谷中而死。這件事一發生，老少博士的工作，便一齊停止了。

老少博士，因為悲傷太過的緣故，對於前途，異常灰心，發見新星的工作，幾欲半途而廢。此時幸

遇那老僕人，極盡忠心，一方面處理喪葬的事體，一方面解勸老少主人；如此空耗了半年多的光陰，爾博士纔從新着手，繼續他們的工作。

父子二人，一個是思妻，一個是思母，這種傷心的悲痛，安能一旦釋然；所以他們雖從事工作，成功之途，越發遙遠了。

如此又是三年，始終沒有成功的希望；可是老少博士，到了此時，進取的心，反倒更加堅定了。老博士對少博士說道：「我若是發見不出這個新星來，今生再不下山了！」少博士說道：「我的志趣與父親相同；但是能在一年之內成功方妙！」老博士說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再加一年，合計以前的七年，我們在這山上，也不過八年而已。古時的學問家，用盡終身心力的很多；難道再過一年，你就不能忍耐了麼？」少博士說道：「我並非不能忍耐，不過我們初上山的時候，以為成功必速，所以關於日用生活的籌備，實在不甚充足。我近日偶一查點，所餘的錢米，大約至多祇够支持一年；倘若錢米一空，我們怎麼繼續工作呢？」老博士聽了，也是很着急，但為安慰少博士起見，便說道：「你不可分心到錢米上去！你要知道，指日就要成功了！所餘的錢米，雖然不多，大約到我們成功之日，一定還

有餘贖呢！

從這一天起，父子二人越發的努力，進步也越發的迅速，全以為不日便可以成功，連那老僕人，也非常的欣慰；誰知正當這喫緊之際，老僕人一病不起，他也死在山上了。

老僕人一死，老少兩博士所受的影響最大：一則把老僕人葬埋以後，所餘的錢米，益發的無多；二則從此以後，少博士必須兼顧日用瑣事，不能專心從事工作；并且最困難的事，便是錢米問題，若是不想個解決的方法，祇有停止工作，再沒有救濟之策了。

幸爾這一關又闖過去了，因為老博士給自己一個得意的學生寫了一封信，要求他設法援助。這個學生，感念師恩，立刻回函答復，按月供給錢米。但這個學生，也不是濶人，所以他雖然盡力供給，也是有限的；然老少博士，因此可以不至停止工作，已經心滿意足了。

轉眼間，他們在山上工作，已經十年了；可是他們望眼欲穿的新屋，還是沒發見。好在有人供給錢米，還可以安心研究；誰知這供給錢米學生，他偏偏在這個當兒，也染病而死了。

老博士得到這種消息，一面傷感得意學生的短命，一面又憂愁錢米無着，眼看着便要前功盡

案。少博士恐怕老博士憂出病來，便想下山去，向各處親朋告貸。老博士說道：「唉！這告貸的事，就是這樣的容易嗎？現在的人，全都是濟富而不周急的。我們正在日暮途窮之日，誰肯向雪裏送炭呢？算了罷！現在還有書籍呢！有器具呢！拿下山去，到村中賤價出賣，大約也可以支持一年，你不要妄想告貸啦！」

父子二人商定了以後，少博士果然時時到山下賣書，交換錢來。如此過了三個月，較重的書籍器具，也都賣完了。

有一天，少博士又要下山，他在房中，向四圍一看，實在沒有甚麼價值之物了，惟有壁上懸着一張名家的油畫，是自己母親的肖像，或者能值幾元錢；但是他向着油畫，呆呆的立着，心中想道：「難道母親的肖像也賣麼？」老博士看見他呆呆的立着，便問道：「你想甚麼呢？」少博士用手指着油畫說道：「這個像……」他說到此處，已經哽咽得不能成聲了。老博士到了此刻，心中悲慘，可想而知，用上齒咬着下唇，愕了一會兒，然後沉着氣說道：「沒有法子，祇得摘下來賣去！你要知道我們在山上拼命死戰，已到短鋒相接，或者已到最後肉搏的時候了！幸而戰勝，便可以驚倒全世界的天文

學者，不幸而敗，也祇好同你母親一樣，就葬身在這個山上；又何惜這一張畫像呢？賣去罷！」

這一天，少博士果然忍着心痛，把母親的肖像賣去，除去買些米麥，還贖下一元錢。他剛要上山，忽遇見三個農人，在一個小橋上，捉住一隻白鴿，正在商議如何撲殺，如何晚上作下酒之用。當時就見一個農人，把那白鴿，用力向橋欄摔去。那白鴿的兩翅，已經受傷，雖極力煽動，希圖自救，但結局仍是撞在橋欄，又跌到地面，雖然尙能掙持，然而已經去死不遠。少博士望着，實在心中難忍，使用所贖的一元錢，還費了許多的唇舌，纔把那半死的白鴿，買到手中，向山上走去。

少博士抱着白鴿，心中想道：「一元錢買一隻白鴿，實在太貴了！況且我那錢的來路，何等的艱難，我們需錢的景況，又何等的緊急，父親見我買這無用的白鴿，一定要罵我罷！」他戰戰兢兢的，去見老博士，說明買白鴿的緣由；那老博士聽了他的話，不但不罵他，並且說道：「很好很好，但是既想救牠，要有結果，務必用麥粒餵牠，縱然缺了牠的食物，可不要缺了牠的食物！」

少博士養護白鴿，已經半個月了，牠的傷痕痊愈，已經復原；可是山上的書籍物件，也完全賣出，所有的食物，也完全喫盡了。老博士含着眼淚，向少博士說道：「我們已經到山窮水盡的境遇了！十一年的光陰，空空耗過，依舊沒達到發見新星的目的是。至今天為止，食物已經沒有了！就在今天，把那白鴿放去罷！」

少博士在天文臺上，把白鴿向天空一放，祇見這那白鴿，映着將落的日光，白閃閃的，向空中一直的飛去。少博士立在望遠鏡的旁邊，望着飛起的白鴿，祇見牠始終成一直線，向上飛去；雖然飛得極高，仍然看見一個銀白的小點。他惟恐再過一時，便看不真切了，於是就着望遠鏡再看，仍然看得很清。一會兒，過三十分鐘了，一會兒，過了一個鐘頭了，那空中銀白的小點，依舊映在鏡中。此刻已經日落多時，可是那銀白色的小點，還是閃閃的發光；所以少博士到了此刻，被這種奇觀迷住，連心中的悲傷和憂慮，全都忘了。

老博士走到天文臺上，看見少博士對着望遠鏡，熱心的觀察，便說道：「你睡覺去罷！還看甚麼呢？」少博士說道：「我還看那白鴿呢！」老博士說道：「那有這樣的事？現在已經十二點鐘了！深夜之中，如何看得見白鴿呢？」少博士說道：「真的，的確是看得見！父親請看！」老博士對着望遠鏡一看，立刻兩手顫起來了，身體也不由自主的戰慄不止，口中突然喊道：「新星！新星！那裏是白鴿，這就是世界學者從未發見的新星！這就是我們十一年困苦艱難的代價！」有志者事竟成，這從未發見的新星，居然被他們父子發見了。」

G 先生說到此處，停了一會兒，然後說道：「這個新星，因為是王氏父子發見的，所以由萬國天文學會，定名為父子星。」

(完)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根基

凡百事業，根基穩固，隨時皆有進步，時勢亂，則因其可靠，而羣趨向之，時勢治，則各業發達，而連類及之，故事業之難，即難在鞏固其根基，本會不敢自誇，在今日各種事業中，爲根基最穩固之一，特就過去之成績而論，無論儲款保障之財產數目，儲戶入會之總數，逐月特獎及各獎之增加，無日不有進步，則根基之固，自爲人所共信，本會爲便利有志儲蓄者之選擇計，故每發表會中真相，俾有所考證，從本月計算，保障儲款財產，已達一千四百餘萬，儲戶總數，已達六萬餘全會，特獎已達三萬餘元，一、二、三、四等獎，已達每種三十個，如認爲有根基而且穩固者，請速來入會，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第七號

萬國儲蓄會



夜行

聞野鶴

我把筆寫這個题目的時候。第一浮上我心頭的。是已故龍陽才子易實甫晚年的兩句律詩。「羹殘炙冷思冥報。漏盡鐘鳴戀夜行。」他的詩雖則不能算好。但是這十四個字的確包蘊了無限的悲感。把他晚年的無聊的希冀。和從放浪過來的沉着的心情。一齊表現了出來。我是一個已老的少年。又是一個從大病底下偷出來的餘生。每每讀到他這兩句詩。總不禁起了無數共鳴的悽愴。我現在所住的地方。是一個有光的黑暗世界。我自己是一個能看的瞎子。在那裏摸索地夜行。同時又是一個長期的夢遊病者。在千萬捨不得之中。求一個與始願相違的結果。啊啊。人生真是夜行。但是我何以能不戀他呢。

這兩個月來。我爲了一種職務上的關係。每晚非三點鐘不能回家。這又恰正是漏盡鐘鳴的時候。我以前在病榻上臥了三年多。白晝無聊的時候。也曾幻想過許多死的境界。夜的境界。夢的境界。和一切蒼茫而不可名的境界。但是我近來實地試驗之後。纔曉得夜的神秘。比我幻想中的境界。還要縹渺而淒清。我每披上外衣。走出辦事處的大門。就覺得一陣尖酸的冷氣。直襲到疲勞的心裏。眼前便起了一重浮動的虛暈。辦事處的對面。是一所外國人叢葬的墳場。場上也有幾株楊樹。和幾本椶櫚。外面圍繞的是一帶灰色的短牆。我從短牆的卍字孔裏望去。恍惚看見有無數異國的精靈。在草地上作螢火般的浮動。場的正中。是一座很高的鐘臺。臺上慘白的燈光。正照着我走上的漆黑的前途。成了一種很有意義的對寫。有時幾陣風來。楊樹上的宿鳥。從沈夢中發出斷續的哀啼。我便想着。假使這燈臺上綴上幾個銅鈴。那麼。他那種飄宕的釘鐺的聲音。和着這沉着的倦鳥的悲鳴。真可以抵得一曲送喪的死樂。可惜我這疲勞的心身。還找不着一個永恆安頓的所在。我一路走上前去。隨意碰到了一輛街車。便惘惘地坐下了。

白日裏的市街是等於一個凝妝的婦女。所有的韻致。都是在矜持兩個字上產出來的。晚上的便顯

出一種幽默的意味來。而且幽默之中更有不少疲勞的氣息。遠遠地一點兩點黃暈的車燈。和一聲兩聲從微風裏傳來的零碎的音響。都表現出一種永恆的將盡的寂寞。我每看見這種光景。便要聯想到鄉邨半夜的犬聲。因為我的故鄉是一個近水的邨莊。我的敝廬又是一所枕江的小屋。我五年前患肺病最烈的時候。每每害着不寐。半夜醒來。燈火青得像鬼燐一般。我支着枕勉強起坐。總聽得到隔江田岸裏野犬的吠聲。時遠時近。真是又慘厲又寂寞。令人猜想到已死的境界。如今我這個羸弱的病體。不知道費了慈親愛婦幾多的調護。纔從死神手裏奪了回來的。卻又爲了些須工錢的緣故。在半夜裏和風霜肉搏。唉。我真不知道我爲何而生。又不知道我爲何而戀。我那時在病牀上面。宛轉喘息。以求延長於萬一的。難道便是爲想替人家做牛馬麼。我自己也實在覺得太不容易解了。街車行駛的音律是有一定的。但是逢到笨確的石子路上。也會從平板的律呂裏。發出多少變徵之聲。因爲我住的地方。是在很遠的本國境地。我的車子先從外國人租借地上經過。流水般的行駛着。所以一到華界。分外覺得艱苦。而且光景也分外覺得灰色。兩旁的樹木先看不見了。街燈也零亂而沒有一貫。除了幾所比較整齊的房屋而外。最觸人目的第一是草棚頂上蓋着的蘆蓆。兩兩三三地

參差的擺着。也有已經腐爛着的。在這下面。有時還可以聽到小孩子索乳的啼聲。這真是活人的墟墓。我不知道住在這種墟墓裏面的人。他們的生之快樂究在那裏。我平日裏雖是一個反對物質的人。但是我的軀體。倒底是我靈魂所寄託的。我也不願把他送到這種濕漉漉的窟穴裏。我一面隨時隨地。漫無邊際的遐想着。一面坐着的車子。也隨時隨地。和路上的石子相抵抗。而發生和我相似的哀吟了。

還有一種情景。是坐在街車上所特有的。就是街車後面若有汽車來時。視神經可以比聽神經先感到。因為夜行的汽車。大都不吹喇叭。而車前兩盞怪眼式的汽燈。卻能照耀到幾丈之遠。我每看見路前有兩道奇光照耀時。就曉得我的後面又有可怕的怪物來了。而且牠的行程。也和我思緒的歷程有同樣的快。我自己的心口還沒有告訴完畢。牠早已超在我的前面了。牠所賜與我的。照例是一道很厚的飛灰。我揉了揉眼。重又看看路上高低不平的石子。為牠已去的餘光所照。卻成了一片閃爍的奇彩。好像月光照了當風的湖波。又像絕頂上面傍晚時的雲朵。我想不到人工化的上海。也有這種可觀的光景。

說到街燈。又想起我的朋友K君來了。K君是上一月裏到M縣去的。先前和我同事。而且又和我同寓。每晚這種疲困而黯淡的行程。是他和我同樣經慣了的。他到M縣之後。寫信來問我。第一就說。「我以前覺得疲困的苦。現在又感到逸豫的苦了。你那邊的光景。還是像從前那樣嗎。」我回復他說。「一路上消夜館裏透出來的肉馨。還是和從前那般撲鼻。祇是梵聲橋畔的街燈。因為照了我一個孤影的緣故。分外覺得淒黯些了。你該還記得。過了梵聲橋第一個轉灣的地方。是有一個小籬笆的。你去的時候。籬笆裏的小樹還不過茁着芽。如今卻擎着一個小小的綠蓋了。時光這般地可念。我的頭髮又如何不白呢。」唉。K君啊K君。你和我正同陷於矛盾的心境之中。你纔從疲困裏醒過來。卻早又覺得疲困的可念。我纔苦着生之無味。卻同時又愛惜到頭上的毛髮。而且有時還想從醉裏找一個覺醒的境界。有時又想。在難堪之中。求一些享樂。這種意味。你去之後。誰還能够了解呢。唉。寓所快要到了。我一路上急於求到的心情。此刻忽又變而為惜別的留戀了。我看看街畔的風光。我靡靡重開的倦眼。又恨不得在車上多坐一回。但是我薄薄的衣裳。早已為零露所濕透。天上搖搖不定的星斗。也正在暗藍色的高空之中。悄無聲息地暗換。我終於不能再留。我的夢遊病者的軀體。重又搬到了寓所的門首了。我一面打着門。一面還想起易實甫的詩句。唉。漏盡鐘鳴戀夜行。

中西作家屬稿之異

(芸子綴墨)

嘗聞西友言。英國詩人擺倫。作字甚潦草。添注之多。恆過於原文。曾作一詩。正文僅四百行。而添注之多。至千行。又小說家迭更斯。屬稿喜用藍色墨水。書於藍色紙上。作字細如蠅足。添字亦多。手民苦之。又嘗見美國 *Literary Digest* 刊有莎翁墨跡攝一幀。亦多添注塗改。可知外國作家之習性如此。較之吾國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草稿。其旨趣相去何遠哉。(洛陽有溫公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史學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後。

第一集 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第二集 各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第一集 忠傳 一册
續墨客揮犀 二册
復齋日記 一册
識小錄 四册
第二集 消夏閒記摘鈔 三册
蓬窗類記 一册
山樵暇語 二册
霍渭涯家訓 一册
黃尊素說略 一册
第三集

四老人繁勝錄 一册
孫氏書畫鈔 二册
松下雜鈔 一册
彭氏見聞錄 合册
太僕行略 一册
明天文書 三册
第四集 尚書釋文 一册
華夷譯語 二册
匡山集 一册
趙氏家法筆記 一册

北湖集 二册
傍秋亭雜記 合册
敬業堂集補遺 一册
第五集 明紀事本末編補 二册
存復齋集 二册
扶風縣石刻記 一册
海濱外史 二册
書林外集 二册
第六集 脈望館書目 四册
唐石經考異 二册
同上補 一册

冥報記 一册
第七集 西山日記 四册
續名賢小記 一册
士苴集 一册
道餘錄 一册
凡上語枕上語 合册
存復齋續集 一册
第八集 山房集 四册
涇林續記 一册
西溪叢語 二册
鼓柁稿 一册

第九集 雪庵字要 一册
鐙窗叢錄 二册
太和正音補 二册
礪園稗史 一册
南翁夢錄 一册
第十集 進呈書目 四册
所安遺集 一册
漢泉漫稿 一册
肅雅集 一册
金困集 一册

新學制高中教科用

古白話文選

二冊 一元二角

吳通生鄭次川編

本書選集古白話文兩百餘篇，都是一個時代的精華，分爲書信、語錄、詩歌、詞曲、小說六類，前三類以宋人作品爲主，曲類以元明作品爲主，詩歌采自詩經、文選，以迄六朝唐宋的作品，小說一類，取明人作品，大都從章回小說節出，別成若干短篇。全書選擇精當，極合高中課讀及自習之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自造之泥娃

(達哉)

張媽很辛苦的在那裏掃一片場地。她兒子阿文。跳跳躍躍的跟着他母親腳縱亂跑。有時彎下身去。用小手拾着未掃盡的垃圾。丟在垃圾堆裏。可是手裏所拾的果然加入垃圾堆了。腳底下却把堆中的垃圾帶了許多出來。於是立在場中看張媽掃地的幾個男僕。都吆喝道。討厭東西。快滾開。這樣的胡鬧。你媽就不用想把這片場地掃乾淨了。

阿文經着這一陣吆喝。雖也是聽慣了的。卻駭得連忙倒躲。一面跑。一面睜着一雙小眼。橫酸那班吆喝的人。將近跑到他母親身邊了。一個不留心。跌了一交。不由哇的一聲哭了。張媽連忙丟了笤帚。一

手把阿文攙了起來。一手拍他身上的泥灰。那班男僕見了。齊聲的哈哈大笑。哭聲未了。其中一個又吆喝道。討厭的小鬼頭。再哭便打。打。打。餘人也附和着喝道。打。打。打。一片打聲。駭得阿文臉色也青了。眼淚雖不斷的流出來。卻不敢有聲音。

張媽撩起了布裙。給阿文揩了揩眼淚。口中也喝道。討厭貨。還不快到那邊園子裏去。阿文自己擊起小手來。拭着眼眶。兩脚就很快的向隔壁園子走去。走了幾步。回過頭來。望了望母親。正在用笞帚掃他從堆裏帶出來的垃圾。又望了望那班吆喝他的人。只見一個個面目猙獰。也正在那裏望着他。有一個眼睛一睜。舉起手來一揚。似乎要追上來打他的樣子。他急忙忙低頭飛跑。走進了那園子。卻隱隱聽得這邊一陣笑聲。

園中石台上。擺着四五個泥娃娃。金碧輝煌。一到阿文的眼中。真是異常美麗。他四面一看。卻不見什麼人。便輕輕走到石台邊來。只見一個個精妙絕倫。委實可愛。又四面望了一望。的確沒有人。便慢慢的伸起一隻小手來。想去拿最近的一個泥娃。正還離着半尺多遠呢。背後好似霹靂般的一聲吆喝。駭得渾身戰抖。連忙縮手不迭。要想回過頭來看時。後腦上已着了三四個栗暴。阿文縮着頭。忍着痛。

也不敢哭。便聽得李媽媽喊道。小鬼頭。真不是好東西。瞧着沒人。便想偷泥娃子了。說着。栗暴又待整上來。阿文卻乖覺。早已避過一邊了。

這時李媽媽背後鑽過小主人青官來。也和阿文同樣的一個七歲孩子。便爬在石台邊。把手搬弄那些泥娃娃。李媽也幫着搬弄。口中說着笑着。逗着青官笑。阿文遠遠的看着他們。眼光霍霍地跟着那些泥娃娃亂轉。

青官用手一推。一個泥娃娃跌到石台的那邊去了。阿文很快的跑過來。從草中拾起。正要送還台上時。李媽過來喝道。誰要你動手。便來搶阿文手中的泥娃。阿文手一抖。泥娃又跌在地下了。李媽跟手在阿文頭上一連幾個栗暴。拾起泥娃來。又把阿文一推。阿文跌了。便哭起來。張媽急忙從隔牆跑來。扶起阿文道。你真討厭。東也闖禍。西也闖禍。便拉着阿文。走到一間小屋裏去。這便是張媽的臥室。張媽坐在牀沿上。看阿文時。頭頂上腫起幾個小塊來。便用衣角輕輕的摩撫着。阿文心中總忘不了那些泥娃。便眼中露出希望之光。問他母親道。母親。可能買一個泥娃娃給我麼。張媽不斷的用手撫着阿文頭頂。用很溫和的口音來答道。好孩子。你不要胡想。你媽因了帶着你。此間祇能吃口飯。一個

工錢都沒有。好容易分到幾個零碎錢。很難得的。瞧罷。到了新年。我再買一個給你。你可不要外面去亂跑。再闖出禍來。

阿文很想念那美麗的泥娃。他在園子裏的井邊。挖着地上的溼泥。自己捏起泥娃來。捏了三個。心裏想够了。便把三個自造的泥娃。曬在牆根邊。望着這三個東西。雖然沒有顏色塗着。不很像個人。然而心中說不出的愉快。呆望了一回。覺得兩手都是泥。便在旁邊的一桶清水中去洗手。王媽來了。看見阿文把他預備用的清水弄髒了。怒不可遏。便喊張媽張媽。張媽來了。王媽惡狠狠的指着水道。你看。你看。你兒子的討厭。真是太不像話了。無緣無故的弄些泥放在我這一桶清水裏。你也不管管。張媽陪着笑臉道。對不起。總是這小鬼。頭不好。一歪眼便闖出禍來。說着拖了阿文。輕輕的在頭上拍了幾下。阿文也哭了。張媽要關他在房裏。他還捨不得那三個自造泥娃。想走過去拿了同走。卻被他媽拖着。跟踉蹌蹌的走到房中。阿文格外哭得厲害了。

太陽落山了。阿文偷偷的從房中溜出來。幸喜沒有人看見。便飛也似的跑到園裏來。一到牆根。阿呀。他那三個自造泥娃不見了。細細的找。祇見四五個泥塊。其中一塊。似乎便是那三個泥娃之一。拾

起來看時。雖不像初捏那時候的樣子。也還有一點泥娃形式。這時已經曬得乾了。便捧在手中。歡喜得甚麼似的。又戀戀的望了望其餘的幾個泥塊。便欣欣然回到房裏去。把這自造的泥娃。很謹慎的藏在枕邊。

疫疾流行了。阿文也染着了疫疾。睡在牀上。兩個小頰。燒得林檎也似的紅。張媽捉着空。便到房裏來看看兒子。可是工作很忙。那小主人青官也病了。主人家請了不少的中西醫。這樣藥。那樣藥。鬧得一天星斗。祇不多幾天。青官竟死了。閤宅中人都說這病是阿文傳染過來的。阿文沒死。青官卻當了災了。主人家恨得張媽什麼似的。決意要停他的生意。然而阿文的病。也絕沒有起色。張媽洗好了許多衣服。一件件曬好了。偷着一點閒。回到房中來看阿文。祇見他小手裏緊緊的捏着一個泥塊。那便是他自造的泥娃。兩只小眼閉着。張媽輕輕的撫着阿文頭髮。阿文小眼睛張開來了。見着母親。似乎含着一點笑意。發出輕微的聲音來道。母親。新年可快要到了麼。你是不是肯買一個泥娃娃給我麼。

雜詩

(呂伯攸)

(一)
睡不穩，

起來獨自憑欄；

聽池塘外蛙聲一片，

似讚賞這十五夜的明月。

(二)

用「希望」織成了簾子，

將他掛在我的心門；

暫時便隔絕了「悲哀」的闖入。

(三)

是四月的末了，

我便渴想着故鄉胥山下的古屋；

不知那姊姊手植的石榴花，

近來還開着如火一般的花嗎？

(四)

明月夜，

卻沒有二十四橋；

簫呵，

儘嗚咽地從風裏吹來。

屋頂上

蘇兆願

我和Y路轉角上那座高大洋房有極密切的關係。牠本是一座七層高而雄健的灰色建築物。現在已經有十層。連牠的尖頂可算是十一層了。

在拆掉牠的舊屋頂。預備加高四層的以前。我曾經上去看一看遠景。因為我有十年的光景。都是住在這座洋房裏面了。

我至今還沒有結婚。假使我結過婚我斷不能把我和這座房子的關係告訴我的妻。就是有個女子要嫁給我。我也不能知道她對我發出的鍾情話是怎樣。我是個聾子。我的兩隻耳朵不是生來就聽不出聲音的。乃是在我八歲的時候生了病。熱度過高。就把我的聽覺消失了。

我想起來我可以和一個聾子結婚。但是兩個聾子在一起。不知道他們生活上有無障礙。我常和K先生談起此事。他常常借我的這種意見。做出揶揄的手勢來嘲弄我。

今天我又和K先生在一起了。他不許我再談自己的婚姻問題。他所要求我的。就是要把在那座洋房屋頂上冒險的故事。筆錄出來。

他抱着熱烈的懇求向我請願。我登時謝絕他。

他不滿似的用筆在紙上代話：「你爲什麼不肯呢？」

我說：「我缺乏描寫的能力。使你不能像讀小說一樣。」

他笑着說：「不一定要加藝術的工夫。我只要你照實在的經歷

寫出來。已經夠我咀嚼了。」

我說：「我說了，你寫罷。」

他固執着說：「我要你自己寫出來。」

我自從失聰以後，曾經在一所聾啞學校裏畢業。K君曾經做個那所學校裏的教師半年，所以他懂得各種代替言語的手勢。我們要互相傳達意思，不是用筆，就是運用手指。

他說：「最好你從頭說起。」

我從前在聾啞學校裏讀書。我的成績在一班裏要算最好。K先生教我作文，曾經給我許多鼓勵的評語。我們的感情極好。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認他做極親密的朋友。我因為能和我暢談衷曲的，在這廣漠的世界，上只有他。

我就開始動筆了。我竭力運用我的詞句來敘述我當年屋頂上的生活。想使他滿意。

* * * * *

我離開學校的時候，已經十六歲了。K先生說我可以自己去尋生活了。我的職業也是他薦我的。我便丟開了課本，做了修造房

屋的小工。

我和一羣工匠在一起做工。我們的工頭是F君。他叫我管柏油。我就終日把柏油熬熔了。再有工夫還替他和其他的工匠做些雜事。他們見我耐得苦，都和我親近。他們把自己一部分的事吩咐我做。好像是一種慈善的事哩。

假是S商埠上的人民的記憶力和我一樣。他們總該記得Y路轉角的洋房本來是個輪船公司。後來改為百貨商店的。這所房子加高的緣因，也是爲此。我記得我們動工的時候，下面商店裏照常營業。牠的門窗裏添了一樣惹人注意的東西。是新從德國買來的一架時鐘。時鐘的外面有一個活動的人形。那隻鐘的鐘排一動。那個人形的眼睛也轉動了。舌頭也伸出來。兩隻手臂同時做出一種滑稽的動作。路上的行人打這裏走過，都要聚攏來看。尤其是午時和傍晚。因爲各家洋行和公司裏都要在十二點鐘的時候放職員回家吃飯。到了午後四點半五點鐘的時候，都要停止工作。他們又要回家去了。

七月裏有一天，屋頂上的工作最忙了。工匠們登滿了屋頂。連綿

柏油的地方都沒有。只得把兩罐子的柏油放在街心點着。我們在上面用繩把小罐頭盛的少量柏油。牽上來應用。每一罐柏油總有三四百磅重。這個罐頭。好像一個煙窗。下面還可以放煤炭。保持柏油不冷。這煙肉似的罐頭。是繫着繩上的鐵栓。當抽上去的時候。差不多要碰着房子邊的承雷。街上的工匠常常警告走路的人們離開得遠一些。然而不肯慢過。

那天十二點鐘過後。我已經吃過午飯了。我一人上了屋頂。把柏油罐底煤炭着起火來。那罐柏油還是十二點鐘前牽到上面來的。牠是懸掛着。當着下面行人經過的路口。

我添了一些煤炭。柏油便沸騰起來。我坐在承雷的邊頭。俯視着下面的街道。有百尺高的地位。被我佔據了。這時想起來。少不得捏了一把汗。在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危險。原來我們建築工人的生命是寄在空中的。把高危的屋頂只好當作平地。

我那時膽子真大。常常把兩隻手抓緊了承雷。伸下頭來看看下面的平台。我看見行人們的草帽和洋傘在攢動。街道上的汽車經過之後。衝起一陣灰塵。然是好看。但是沒有一個人抬起他的

頭來向我瞧一眼。我還可以看見對面一家菜館裏有許多人在聚餐。還有一個戲館的後門對着我。有許多戲子們立在露臺上呼吸新鮮的空氣。他們臉上的粉墨還沒有洗去。離了舞臺。卸了袍褂。白日裏簡直出了鬼魅。我看了獨自暗暗地發笑。

柏油罐裏油沸騰着。一縷煤煙在天空裏。其初煙很濕。漸漸的淡了。我把我不時厭倦的思想。跟着煙痕淡向陽光裏去。漸至化為無形了。

我望着街市上的行人們忙碌的態度。的確感覺着無限的興趣。電車停在前面有樹的街尾。像一隻大爬蟲。一溜煙開始行動了。十幾個趕車的搭客。飛也似的追着。不多一會他們都追上了。又像蠕蠕的螞蟻攢着一隻螻蛄了。

店家門口有許多人走出走進。有的遇着熟人在點頭招呼。有許多人摩着肩角搶着走路。有許多人圍着一個警察。大概出了什麼事了。黃包車夫在汽車馬車電車衝着的路當中飛跑。還是多麼危險呀。我最憐恤那拉笨重的場車的人。他們僵僵着向前。腳步既慢。車上的貨物堆得像山一般。他們爲着要吃飯。竟掙扎了

氣力拉着。

我却聽見有任何的聲音。這不是因為我距離太高。我的耳朵是聾的。我看見下面人羣萬頭攢動。好像做木偶戲一般。

柏油罐底的火燃燒得十分烈熱了。我取了一塊四磅重的柏油塊加進去。這個加進的重量。使這個罐頭忽然下降了。

我連忙把握住了繩。我提出了我所有的氣力。使那柏油罐停止下降。我細察出繫繩的鐵栓。把繩滑到不直立的地步。險將一罐柏油傾倒出來。

這罐柏油的重量要打死許多人。加上沸熱的柏油潑出來。受傷的人要不在少數啊。

我的兩隻手被柏油的熱汽蒸得痛極了。因為我的手正靠近罐口。我便用左手把頭上的便帽脫下。用極快的速度。左右手交換一下。把便帽墊入了手心。便帽的一部分隔斷了熱汽。兩隻手稍微減了痛苦。離開我二尺遠有一根藤繩。我想取過來。重把柏油罐繫好。使牠的重心不傾斜出去。但是我怕那罐柏油立時要墜。我的兩手的痛苦雖然減少一些。我的頸骨。我的脊骨。我的腿

和臂膀支撐得非常難過。那根繩離開我立足的地方有二尺遠。我只得伸直了臂膀。提着個重而容易下墜的罐頭。我若再能向前一步。我自己的重心還好支持。但是我向前一寸。就要連柏油罐一齊落到街心去了。

我掙扎我全身的氣力。一分氣力也不能加添了。我想我萬不能鬆了我的手。下面的走路的人。這時候比什麼時候要多哩。

平常我們用柏油。兩三個壯漢便可以把柏油罐拉到屋頂上來。這時我也想如此。可是我的氣力使我陷入失望的境地。柏油和煤氣透入了我的鼻子。我幾乎要暈倒下來。

我的手抖顫了。我的脊骨幾乎不能再支持了。我若鬆了手。任這柏油罐落在行人頭上。壓死幾個。或是灼傷幾個。我是十來歲的孩子。處着這般難於為力的境地。就肇了禍。法律上也沒有什麼大罪過。但在我還著一分氣力以前。總不忍將手放鬆一些。我心裏不禁禱告似的說。「天啊。天啊。幫助我救救下面的無辜的人們啊。」

這個當兒。沒有一個人看見我。對面一所洋房的窗子是開着。有

一個老人立在窗口，手裏拿一面鏡子，正在剃他的鬚鬢。他的眼皮也不向上抬一抬。幾隻鴿子從我頭上掠過。牠們正在趁着晴天的陽光，飛翔在空中。那裏知道人們有黑星降臨在頭上呢。我想其餘的工人該來了。他們叫我先來加添柏油。預備一點鐘就用的。我轉了頸頸，向西面的禮拜堂屋頂的大鐘看了一眼。還有四分鐘要到一點鐘了。然而我的手一分鐘也撐不住了。我的身體抖顫得和半身不遂的病人一般。

忽然在街上熬柏油的兩個工匠出了商店。大概他們才吃完了午飯。有一個工匠抬起頭來。他看見我的情形，自然吃驚不小。他舉起了肩膀。大概是喊着危險。同時街上的行人都抬起頭來了。我想被柏油灼傷是何等的痛苦啊。幾秒鐘裏面，我就要損掉這柏油罐了。

行人們都跑到街對面的店門口去了。他們似乎怕染着鼠疫。都逃避了。我看見工頭F君把帽子從頭上脫下來，向空中一拋。我立刻鬆了疲乏的手。我的身體向後一倒，躺在屋頂上。完全失了我的知覺。

我醒過來看見一個警察立在我身邊。催促我往警局裏去。F君替我做辯護人。我纔知道沒有傷人。但是妨害公衆是要科罰的。某日報上大登而特登關於我的事了。S商埠的人民搶着去買報看。差不多家家都要議論這個小工人不小心。有一位好弄筆的記者。他做了一篇推測我的心理的短評。他說我是個雙子。對於一起做丁的人們，容易發生誤會的。生了怨毒。才想戕害人的。我八歲的時候耳朵就聾了。說話也不周全。沒法辯護。只得抱着個極大的冤枉。

F君要詳細知道我肇禍的情形。他把我從前的校長請來。我當着警官用手勢代口報告。我所處的環境。和當時想保全行人生命的苦心。和勇氣。校長全替我隱了出來。我纔免却嘗着鐵窗的滋味。

我的校長和F君都誇獎我的勇氣。那個日報的記者看見別家報紙對於褒獎我的論調。也該懊惱着他的神經過敏罷。第二天這百貨商店的經理。便雇用我做食品部裏的記賬員。我便離了工匠們。我天天在店裏辦事。再也不登高臨險了。但是我

已經集合同志預備辦一所平民學校。要請幾位熱心的教師教育工人們。將來再擴充了。要添個雙啞班。少不得要請K先生幫忙的。

我寫完了。K先生看了一遍。把舌頭伸出來。他驚訝似的說。「P君。我離了你十年。你就早從屋頂上進了辦公室。可是辦公室。人們像你進去的很多。像你在屋頂上的義勇。誰人有呢。」我聽了他的評語。覺得比從前批在作文卷子上的評語還要榮耀。(完)

餅乾小話

劍影

餅乾。即昔人所謂喉糧也。備遠行之需耳。自歐風東漸。我華人嗜之者漸多。無不譽為家常小食中最便利之品。嗜此物特甚。乃本吾經驗。草餅乾小話一則。拉雜書來。不覺瑣碎也。

中國餅乾製造之廠。林立於滬粵。然而出品精美者不過一二家耳。

西式餅乾最廉價而最普及者。為普通之小什錦。銀角一枚。得餅乾可六七十枚。貯一小紙袋。其味不甚佳。然以之予普通小孩。則若輩不無欣喜。此項什錦。亦有裝小鉛皮罐者。

什錦餅乾。而有甜方。玫瑰。杏仁。檸檬。椰子等。可百數十種。味各不同。價不甚貴。

朱古律者。四名 *Chocolate*。其物形似可可 *Cocoa*。而實非以之作餅乾。味香美。然亦有病其苦者。

鹹餅乾一物。別具風味。用以佐牛乳至佳。鬆脆香美。特甚。

鹽餅乾。較鹹餅乾為鹹。味頗鮮美。而價格不貴。病者食之尤宜。奶絲。或譯乃士。四名 *Nice*。意佳美也。為餅乾中之上品。每片之上。均着車糖少許。

餅乾中之佳者。以余個人所知者而論。當推英國多柏林之雅治公司出品。及倫敦享德利帕馬氏里釘公司出品。味美且良。值亦較昂。每罐十數片。以至數十片。價均在二三元而上。如雅治之朱古律。乳脂香脆甘美。色澤可愛。橘汁乳脂。圓形中夾橘汁乳脂。檸檬輕質。中夾檸檬乳脂。二面均淡。鹹者脆鬆質。餅形長方。蛋糕乳脂 *Mustard Cream* 及 *Asoot* 二者大致相同。均夾玫瑰。或可乳脂。 *Rich and Sweet*。則鬆甘豐美。薄荷輕質。則頗似檸檬。乳脂而味又不同。圓形輕質。則既淡且鬆。宜於病者及幼嬰。或嫌其乏味。其他如 *Assorted Shortbread*。與享德利之指形長條。圓形上等。其味極似 *Richard Sweet*。而價又稍貴。享德利之櫻醬圓形。 *Royal Souriegn*。味更勝於蛋糕乳脂。其 *iced fruit cream*。則幾不似餅乾。而為布丁。或蛋糕。此外享德利之雞形小餅。味雖略遜。然頗有趣。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撰小說

言情

- 飛絮欺花錄 三冊 七角
 僑踪萍合記 二冊 四角五分
 三人會 三冊 六角
 碎琴樓 二冊 六角
 大木 六角
 小本 三角五分

教育

教育部
 獎 馨兒就學記
 一冊 三角五分

女學生
 一冊 二角五分

小學生旅行
 一冊 一角五分

教育部
 獎 埋石棄石記
 一冊 二角五分

教育部
 獎 孤雛威遇記
 大木 二角五分
 小本 一角五分

醒遊地獄記
 一冊 一角五分

掃迷帚
 一冊 二角五分

瞎騙奇聞
 大木 一角五分
 小本 一角

二女懺情錄
 一冊 二角五分

社會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
 中集 七角

文明小史
 二冊 一元

茶寮小史
 一冊 二角五分

新舊家庭
 正編各二冊 各四角
 續編各二冊 各四角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各五分
 後集 七角五分

金陵秋
 一冊 四角

倦城奇案
 二冊 四角五分

蠶尾毒
 二冊 五角五分

黃海風濤
 一冊 一角

市聲
 一冊 五角五分

學究新談
 二冊 六角

慘女界
 二冊 八角

玉佛緣
 一冊 一角五分

老殘遊記
 二冊 小本三角

△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列欲知

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譯小說

■ 歷史 ■

- 清慈禧太后畫像記 一册三角
 太平天國外記 三册一元
 教育部獎 鷹梯小豪傑 一册三角

■ 偵探 ■

■ 言情 ■

- 乳姊妹 二册五角
 綠陰絮語 一册二角
 牧羊少年 三册八角
 蛇環記 一册三角

- 奇瓶案 一册四角
 英倫之女賊 一册三角
 美人唇 一册二角
 納里雅偵探 一册四角
 秘密社會 一册二角
 雙環案 一册二角
 女海賊 一册二角
 剖腦記 一册二角
 七醫士案 一册一角

■ 政治 ■

- 英德戰爭未來記 二册六角
 俄國立憲史演義 二册五角
 義俠效順記 一册三角
 棠花怨 一册四角
 教育部獎 二義同囚錄 四册九角
- 社會之大 一册三角
 神荒唐言 一册一角
 怪空中飛艇 二册三角
 學兒童鑑 一册三角
 家庭兒童鑑 一册三角
 哀劫花慘史 一册三角
 情少年旅行譚 一册三角
 教育秋鐘譚屑 一册三角
 記俠賊小史 一册二角



生活調和的心影

陳琴廬

吳耀卿從火車上跳下來以後，坐上黃包車，招呼車夫，一直向S C學校拖去。他斜倚着車篷，想到昨夜在某處逢着的一個女同學，偕着一個不相識的西裝男子，相倚着走，他們倆的談話聲音，簡直輕細得聽不出是誰問誰答，耀卿遠遠地望着他們心裏恨得癢癢地。

他正在腦子裏回想得很深切的時候，忽聽後面有另一輛包車趕上來叫讓的聲音，跑得比自己車夫來得快，他回頭一看，原來車上坐的，正是她——昨夜目中所見現在心頭所想的她。他一面向她點點頭，一面心裏很奇怪起來。他私自忖道：

「爲什麼和她在車上沒遇見她坐頭等車嗎？不會的！他一定坐到前頭一輛二等車裏去了，真

是不幸的很！」

他忽然轉一念，她是已經有愛人的了，不要打些妄念罷！但是剛才迎面向我那微微一笑，着實有點意味。

她的車在前面走，自己的車子一路跟着，心裏生怕自己車夫走不動，脫了班，那就要比趕火車脫了班加幾倍的懊喪了。兩腳撐着踏腳的地方，想帶車夫出把力，其實是一點效果沒有的，反加上車夫一些重量。所幸他的車夫竟一步緊一步追走着，他在後面賞鑑他那腦後的烏雲，髻下有些短而細的髮擁護着，不時被風吹來一陣陣的膩香，他嗅嗅着實帶多量的頭髮氣味哩。

不一會，耀卿和他的那位女同學先後都到了校門口，下了車，便各自向各的宿舍裏走去了。

遙遙相對的洋房子，中間隔了廣大的體育場，當耀卿走到籃球場的籃球架子傍邊，他停了步看看那位女同學回頭望他不曾，不想她也偶然回頭一望，他心裏爽快極了。正在得意的當兒，背後被人拍了一下，那人笑着說道：

「不要再看了，一路同來，還看不足嗎？」話裏帶了許多尖刻而訕笑的意思。

「啊！密司武林，你啊！不要胡說吧！」耀卿很驚的看他一眼。

林士奇是耀卿的同班，這一天星期他沒有到上海去，才纔在樓上看見遠遠地來了兩把車子，一男一女，心裏就起了狐疑，下樓看看是耀卿，就順口譏諷他一下。並問道：

「你和密司李的交情進步了，一路回來，談些什麼密切的心呢？」

耀卿道：「笑話！笑話！像我這樣的人，她們會看上眼睛嗎？」說着，拿腿走開來，但是林士奇始終懷疑吳耀卿和密司李一定在秘密中向戀愛路上走。

可憐的吳耀卿，却實實在在沒和密司李談過一次話。

在僻遠地方的學校，環境中生活，多少帶些鄉村的趣味。因為物質上需要，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沿學校的四周，有很多小鋪子，幾間茅屋內，有的是賣雜食，有的是成衣鋪，最多的怕就是餐館了。校門口的餐館有好幾家，什麼「湯餃」「三鮮大麵」「時新小菜」樣樣都有，大概都是供給學生喫的，學生們喫起來最利害，那些小館子老板們因此利市三倍。辦學的先生們，因為要仿照西洋制度的

原故——歐美各大學門外多有咖啡館——所以也一例不禁，不過讓學生們多費父母幾個血汗錢罷了。

有一天的下午，靠南開窗的一家館子。高柳蔭籠，下臨溪水，館裏四壁上粉得雪白，還掛了些風景畫，這一家算是最講究精緻的了。房間裏放着幾張桌子，有一桌上坐了四個學生，並排坐的是林士奇和吳耀卿，還有兩個，一個是大大的身軀，面孔也胖胖的，他們都叫他「大塊頭」。另一個年幼的生得清秀的很，頭髮蓬蓬的，眉目間常帶一些隱恨似的。

林士奇敲敲筷子叫來菜，一面問那位大塊頭道：「據你看，我們的許多女同學，其中要算那一個漂亮些？」大塊頭笑呵呵的回着說：「自然算密司曹密司裘兩個最好。」

「呸！謝謝吧！曹的兩隻小腿不知有幾多粗，而且走起路來，不脫舊式女人八字形的步子，最不風韻了！」士奇很堅決自信的說。

「那末，裘怎樣呢？」大塊頭追着問。

耀卿說：「裘足足配打上八十分了！」

士奇說：「老耀，你也誇獎裘嗎？不過裘能有八十分的格資，密司李自然是 full mark 了。你看是不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我一拳打入你心窩裏了！」

耀卿接着說：「不要尋開心！我看密司李臉上有些雀斑，我很替她可惜。」

半天沒有做聲那位年少朋友，聽見談起密司李，忽然嘴吧動動，露出想到什麼似的神形，最後說道：「密司李很有文學的天趣，雖則生得不大美麗，却態度自能動人。昨天我在國文教員房間裏，看見她的卷子。上星期黃先生叫我們各填一首小令，她做的是如夢令。題目是「見同學裘明秀小手帕，因口占小令一闋以贈。」她做的幾句還自然而有趣。我念給你們聽罷。」

「無法可消永晝，且把自家名繡。」

巾角字挑紅，細小紋成「明秀。」

明秀！明秀！一點芳心輕透！

耀卿道：「你就背得這麼熟，足見你是有心於她了。」

大塊頭急着說：「你不要喫醋！劉子餘向來是留心文學的，看她這幾句做得還小巧，便記下來，

也是有的。愛上她的人，便容易多心，由此證明，密司忒林說你的話，不是子虛了。」

耀卿紅了臉不響。士奇說：「依我們旁觀者的判決，我們學校裏 face 考第一的，自然的裘明秀，第二是李幽蘭，第三才是曹子芳，其餘都是鷄頭鴨腳，所謂「自鄙以下」的了。大家頗首肯他的品定，喫了飯便各自分開了。」

SC 學校是教會辦的學校，因為要傳道利便的原故，所以距離上海頗近，火車跑過兩三站也就到了。因為學校不宜在都市中，所以擇了僻野的鄉村做了校址。

「鐘！鐘！鐘！」鐘聲一起敲來，信男信女們挾了書——洋裝的書——做禮拜去了。

唱歌，讀聖經，禱告。最妙的是禱告的時候，先生閉了眼睛，拼命的在講臺上誦外國經。底下的學生們，在前幾十排都立起來，低了頭，蹙了眉，嘴裏也不得不咕嚕咕嚕，裝出感激上帝的神氣來。在後的不同了，擠鼻弄眼對着笑的是一等，坐着偷看小說的是二等，還有三等不成氣的，眼睛專門釘在女同學身上，用他們的 X 光線的腦筋，透視到她們身上的曲線美。吳耀卿怕就是三等中的一個，

他的課有時不上到可以，禮拜是不能不做，惟一的原因，就是他的貴同級女生太少，而且不能令人發生美感的，占五分之四有奇；禮拜堂上，衆美賁臨，賽過是羣芳會，平常看不到的，這一個短短時間內，總能看得到。尤其是星期，上午做兩次禮拜，頭一次是一刻多鐘，第二次要坐上兩點多鐘，假使沒有天仙似的她們，坐在前面，那末拘留在這麼廣大的拘留所裏，不致悶燥死，也要寞寂死了。

耀卿的一身洋裝，果然漂亮，進了禮拜堂，將帽子脫下來，當脫帽的時候，很現出灑落的樣子，而且頭髮向後梳得特別光，黑漆漆烏黝黝簡直能照見人了。他眼睛四下裏一看，找到居中的位置坐下來。隔壁是劉子餘，耀卿悄悄的問他道：

「密司裘和密司李請了假嗎？」

「她們倆今朝在唱詩班罷。」

大家坐靜了，講壇上仍舊沒有一個人，一會兒工夫，講壇靠隔壁一間房叫做預備室的，裏面發出讚美歌聲來了，門那一開，許多魚貫而行的教徒們走出來；爲首的是幾個教師，其次是高班的男同學——學校的規定，只有高班生，才有加上唱詩班的權利。以——後便是女同學，這一天粉撲得例外多，例外香，而且 Sunday best 更各極其爭妍鬪媚。薄薄的衫子，顏色務取其嬌豔的，式子是

洋化的，項頸和雙臂，差不多都露在外面了。一個個手捧着厚厚的讚美詩歌集子，微步緩歌而出，押陣的，却是幾個西洋老太婆。

耀卿第一個看見的，就是密司李幽蘭，着了一套藕色衣裙，盤了兩道魚鱗似的邊，綳綳得在肩上和腰間，樣子在諸位愛裝束的中間，要算她是特別了。脚上一雙白間黑的花高跟皮鞋，圓圓的小腿，被絲襪子襯出來，更顯得有趣。却是作怪，耀卿目不轉睛的看她。她連感覺的機會也沒有，電信只好是收回了。

耀卿心下很納悶，難道她是近視嗎？我這樣漂亮的西服，她沒看見麼？假使看見，她一定是要留神的，或者竟能賞光也說不定。正想着，上面幾大排戲臺上大出臺的班子似的，從坐椅上一齊站起來，再接再厲的唱，前面立了一位丑腳似的音樂洋教師，用洋棍子一點一點的怪叫。

「呀哈哈啾啾呀」的怪而可笑的尾聲，這是常聽見的。有一次宣道師想出一回新花樣，教女同學唱一節詩，男生緊接着就唱一句「呀哈哈啾啾呀」，如此這般就弄上好幾次，結果有些躲着笑的，肚子便痛上幾點鐘不得好。

演講之前，牧師在上面念一句聖經，下面許多人跟着念一句，這套把戲弄完了，便是演講的時

間，同時也便是耀卿飽餐秀色的時間。他逐次看過了裘明秀的面龐，圓滿而姣麗，沒有一絲斑點，着實不錯，昨日他的品定，到底沒有失敗。

每天下了課，總是四點多鐘了。耀卿和士奇在校園裏走着談着，一陣陣的楊花，撲面打來，有許多像棉絮般在地上轉着飛。亭子裏有幾位梳S髻的坐在石磴上。耀卿一面走，一面說：「現在的女子，真和這飛的東西一樣！你看這絮兒專向濕處黏住了，這濕處便是有金錢的男子了。」士奇笑笑，耀卿很得意，以為罵得很痛快。

士奇說：「耀卿！你歡喜上 Doctor 程的課嗎？」

耀卿說：「怎麼不喜歡！不過他太好，在課堂上討論戀愛問題和婚姻問題了。自然以他三十多歲沒有結婚的人，不免有些情急，但當着女學生毫不避嫌的高談，覺得難為情啊！最妙的他有一天設的一個比喻了。他說選擇情人，要和買鞋子一樣，必須當面試穿，萬不能從湖北寄封信叫上海鞋匠定做一雙鞋子。所以訂婚也須從同學中去選，彼此才能合式，和慕生的女子談戀愛，必定如寄鞋子穿，決其不能合腳，是一樣的話。」

士奇哈哈地笑了。兩個人說說笑笑結伴向海濱走去，這是S C學校學生的常課，每日下午總三三五五的，要在距校很近的海岸上，徘徊一兩個鐘頭。

海風吹了對面來的人身上的衣裳，頭髮蓬蓬地亂了，她們手指着水面的飛帆，皓腕懸了，幾乎可以看見她們的兩腋了。當耀卿士奇和她們擦身而過的當兒，耀卿很注意的嗅着送來的散香，他神經差不多麻醉了。他們倆仍舊向前走去，口裏不住地談她們個人的祕史。

水門汀砌成的岸道行盡了，前面便是平海的草地。織茵的綠場，淺而可坐，一對對的西人，偃臥或倚坐在上面，有些在舉行「辟克匿克」(野外小食)有些女人的懷裏放着她男人的頭；這許多景象，有趣極了。風聲不住催着浪花怒滾，發出似音樂一般的美聲，耀卿心內也不停地在那裏胡思亂想，「西人男女這般親密的態度，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出來，絕不怕人議論訕笑；絕不和我國人鬼鬼祟祟的偷行戀愛的表示，這到底是他們的優點？還是他們的劣點哩？像在學校裏那樣的生活，太枯燥無味了！爲什麼我不能和密司……也來這海濱……」

這一天林吳二人回校以後，夜間更無心自修，燈熄後，又各上牀尋日間所見的繇蜜之夢去了。

幽居

呂伯攸

(一)

永遠埋在亂書堆裏，

久已不知道是甚麼季候了，

要是不聽見牆外賣梅子的喊聲。

(二)

寂靜，

一隻麻雀踏到瓦樞上，

也能辨出他細碎的爪子的聲音。

(三)

階前一朶小紅花，

小說世界 幽居

依稀曾經見過：

母親的鬢邊？

愛人的手中？

(四)

古寺裏逃出來的一聲鐘，

穿過了紫藤花架，

鑽進牆角的亂草叢中了。

(五)

蒼蠅在窗外嗡嗡地，

——是一個說故事的老嫗。

(六)

無意的，

芭蕉攤開了他的巨葉；

彷彿特地蓋的涼棚，

預備玳瑁小貓兒睡在下面。

(七)

愛薔薇的綠葉嗎？

爲甚麼沒開花的時候不插在案頭欣賞？

不愛他嗎？

爲甚麼和花一同供奉？

(八)

兩隻黃毛小鴨子，

在綠草地上做拔河的游戏；

他們的繩子，

便是新出土的一條蚯蚓。

(九)

微風吹動碧紗帘，

抖抖地，抖抖地，

呵，一池春水，

祇少幾片落花點綴。

(十)

因爲愛惜那飛蛾的生命，

祇偷借着月光展卷，

不敢點上紅燈。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

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寶白

一一詳載鑼鼓笛色無不註明古裏俞粟

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寶白

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

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册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賦

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

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

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

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斐編 一册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發論國

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音

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

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册八角

此爲程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

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

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敝館影

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

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

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

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

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

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

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

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册六角

是書論南北調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

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

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如出改不文註問問勸精尤本及聚均類歌滙易精來文問增顯詳經或文篇類著宋
下版現輕之於特有諸加付茲精舊爲小藏芬購本單思涵長足實史考字多小人
者已更下原詳異本校印擇校鈔舊說此樓取不行向養見以淺亦靈問事短說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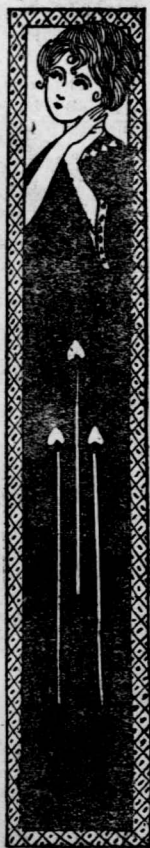
塵	獸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聞	氏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門	錄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見	紀	紀	閒	閒
史	記	集	林	記	略	徐	志	語	志	記	錄	錄	錄	錄	閒	閒	錄	談
王	王	車	蘇	蘇	蘇	蘇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何	司	歐	佚
得	鈺	若	軾	軾	軾	軾	明	密	衰	游	博	溫	溫	蓮	蓮	馬	陽	名
臣	鈺	水	軾	軾	軾	軾	清	書	裘	游	博	溫	溫	蓮	蓮	光	修	二
四	三	二	五	二	四	五	四	四	五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九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澗	石
麓	堅	堅	堅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茲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轉	子	新	燕	避暑
鈔	志	志	志		話	莊	露	記	錄	錄	錄	錄	論	談	錄
繪	洪	洪	洪		陳	季	羅	吳	龔	陳	王	馬	孔	錄	話
術	邁	邁	邁		善	裕	大	處	鼎	世	明	永	平	錄	葉
					册	裕	經	厚	臣	康	清	癩	仲	錄	夢
					二	裕	三	厚	二	康	清	癩	仲	錄	得
					六	裕	三	厚	二	康	清	癩	仲	錄	二
					角	裕	三	厚	二	康	清	癩	仲	錄	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天津落子館記

求幸福齋主



吾今所以鄭重而述天津落子館者。非言天津落子館內容之佳。蓋謂天津落子館制度之善。而隱然寓有古意足以統率凡百妓寮也。按落子館之一名詞。華北各地均有之。譬如北京。天橋有落子館數家。蘆棚矮屋。設備至簡。不過一般唱八角鼓者如大鼓、快書、單絃、相聲等流。藉是獻技營業耳。近年大鼓坤角盛行。三四鼓姬。號召之力殊巨。然其範圍仍僅在八角鼓而止。與妓家仍無關係。即另有一家落子館曰四海昇平者。其地址在石頭胡同。固八大胡同地帶。但亦僅有數北妓偶爾搭入獻藝。與所謂清吟小班（北京妓館名）無涉。惟天津落子館則不然。每一落子館咸統率無數妓寮。舉凡天津一

埠種種色色之書館書寓或班子爲頭等妓寮者。殆皆須隸屬於一個落子館之下。成爲定例。故凡百書館書寓或班子。其門口所貼之市招。頂頭橫書三字。必先標出曰某某部。此某某部者。卽落子館之名。以表示此家班子乃爲某某落子館之部屬也。

天津現時之落子館。計有五所。曰中華。曰羣英。曰華樂。曰權樂。曰同慶。其下均贅有茶園二字。於是天津此等妓寮。亦因此而分爲五大部。譬如趙小香班。隸於同慶落子館。其榜書則曰同慶部趙小香班。又如雙鳳書館隸於權樂落子館。其市招則曰權樂部雙鳳書館。甚至遊客呼街車尋芳去。知所欲往之一妓家。係屬於同慶部。逕對車夫曰同慶後某家某班。車夫亦卽能明了無誤。此可見天津落子館對於妓寮關係之深矣。故天津之落子館。并非僅爲八角鼓營業者獻技之地。而實爲凡百妓家之總機關。本來吾國勾欄舊制。實側重於歌舞技藝。故古有歌妓及舞妓之稱。卽今之妓家猶有標其名曰書寓書館者。亦仍是說書賣藝之用意。不過名存實亡。風雅久已不復。乃天津落子館獨能統率凡百妓寮。隱然保有此舊制。寧不可嘉。且各妓家大書曰某某部。按諸古來歌班舞隊。各分部落之遺規。亦惟天津今日依稀可見。謂曰猶有古風。吾言豈謬。

猶憶上海昔年。四馬路有天樂窩小廣寒書場數家。（漢口新馬路。於宣統末年亦有書場。）亦各長三妓女獻藝之地。與天津落子館制度相仿。但上海之舊書場。僅有妓女前往清唱。并不與各妓家有何直接關係。更遑言統率各妓家。民國建元以來。即書場亦成廣陵散矣。近年租界廢長三。復興書窩。然徒具書窩之空名。并無公共書場為妓女說書獻藝之所。不倫不類。可笑益甚。故吾對於天津之落子館。乃獨有魯殿靈光之嘆也。

此種天津落子館。其建築悉如舊式戲園茶樓。規模雖小。構造尙精。每日午晚二場。風雨無間。午場自下午一時至六時。夜場自燈後七時至十二時。所包括技藝。如皮簧、梆子、鼓書、及天津特產之綳綳調、靠山調、淮調等。應有盡有。登場人物。多爲此一落子館所隸屬各妓寮之妓女。初開場時。皆爲清唱。戲台布置。與大戲園略同。司鑼鼓絃索者之場面人等居中。惟多一龍頭擔。（一木架。左右有金紅漆之龍頭。）如八角鼓習見之場面。戲台左右兩側。各置長檯。凡到場預備奏技之妓女。均先坐此。至某妓欲奏技時。預通知場面人等。欲歌何曲。則先有二司事者左右分立台前。對客報告。其報告詞略如問答體。互相稱述。將此妓之芳名。及其班名。并所歌之曲名。或爲皮簧。或爲梆子。或爲大鼓。均報告靡遺。

且此二人中必有一年老善談諧者。故作笑語。以招人歡樂。報告既畢。鑼鼓絃索之聲大作。此妓始離座緩步而至台前。手撫台口所設立之鐵欄而歌。此鐵欄恆裹以藍條子布。略如舊式劇園台口頂上所設之鐵槓。不過一在上。一在下耳。此妓清唱一段已畢。他妓繼之。其先亦必有二人報告如故。如爲大鼓或梆子之類。場面亦隨時爲之更易。中間偶亦攙入一段戲法。如大耍磁缸等。則另有專門者爲之。不屬於妓流。至最後。亦演一二齣綵排之小戲。如黃金台、鴻變禧、及綳綳調、老媽開榜之類。配戲者亦可由班底中之男角充數。但其主角必仍爲妓女。邇來浸染海派潮流。并有排機關布景新戲如濟公活佛、閻瑞生、諸葛亮招親者。然亦因陋就簡。由四五稍有劇場經驗之妓女。閃闖一場而已。入門戲價至廉。包廂一間僅賣大洋一元。惟座客流品至雜。捧角者之怪聲叫好。尤噪耳欲聾。各妓女亦恆邀熟客到場點戲捧場。如看客偶見台上有意之人。亦可呼茶房問詢。藉以識其里居姓氏。妓女如偶見有熟客在包廂中。亦當於獻技畢時躬赴廂中問候。與客人同坐片時而去。甚至卽以此地爲拉客之所焉。

因此地之足以吸引遊客。故天津妓女。鮮有不視上落子館爲一日中最重要之功課者。而落子館之

有裨益於各妓女。且尙不止此。凡妓女之善歌者。落子館雖并無包銀規定。然可代其出資上花捐。以作報酬。此妓既博得歌名。又可月省花捐銀數元。亦甚合算。其能綵排串小戲者。大都爲曾學髦兒戲者之流。其報酬尤優。可向館中借銀數千元。不計利息。僅以每日必須登場串戲。爲交換之條件。以較向妓家老板借銀。月須受四分利之剝削。則落子館此種借貸制度。功德正自非小。且此中尙寓有獎勵藝術之意義。使妓女專心學藝。不致日趨於胡調。亦良法也。

吾嘗細加觀察。覺天津落子館之能保存古風。勢力殊偉。小而言之。因落子館及妓家。恆用大茶壺。至今天津地方皆用此舊式茶壺無替。壺爲長圓形。上有二銅絲。可用手提之。盛茶之盃。悉用白磁飯碗。皆國貨也。今日中國各地。無處不用東西洋有把之小茶壺及小磁杯。獨天津一埠銷此中國舊式茶壺茶碗。每年挽回利權不少。又各妓寮之市招。各地類多用銅牌或電燈。獨天津悉用紅紙粘糊。大書部名班人名。不以爲陋。此雖無足取。然亦可見天津妓界之不事浮華矣。大而言之。邇來吾國各地妓業。悉爲南幫中之蘇揚妓女侵佔。以北京言。近年北班生涯之凋零。殆甚可傷。南班則獨樹一幟。昂然自大。獨天津以有落子館爲妓寮班首之故。天津本地妓女。遂始終保持其勢力。揚幫固無論矣。卽

最具有獨立性質不甘依人籬下之蘇幫。亦終不能越出落子館範圍而與北班爭勝。落子館之有造於天津本幫妓女。豈淺鮮哉。

且因落子館能體恤妓女之故。（如借貸不計息）各班主所立之班規。亦多從事於體恤。向來北方班子老板之於搭班妓女。凡所收入。均對半分賬。例如盤子錢一元。妓女與班主各分五角。而天津除此五角外。如一日夜中能積有三個盤子。則班主例另劃出五角爲妓女之點心錢。故妓女得有三個盤子。即可多分五角。可共湊成大洋二元。（每一盤子分洋五角。三個盤子爲一元五角。再加點心錢五角。故爲二元。）以爲善招致遊客者勸。其他房間中木器電燈。亦不另取妓女之費。

又因落子館力圖妓女便利之故。各班中一切規則。亦多爲妓女圖便利。照例。妓女出局。局錢須洋三元。客人頗多不願。乃特別變通。改爲請吃館子與串門二法。凡請妓女上菜館吃飯。用請客票而不用局條者。只須開車資一元。如客人在某班打茶圍。須另召某妓或代朋友召相好者來。可打電話請此妓來某班串門。如客人之串門者然。亦只開車資一元。省費雖不多。而來來往往。頓增無窮鬧熱。於是妓女營業亦因之而繁盛。

又因落子館提倡妓女藝術之故。天津妓女。均側重於賣藝一項。卽在各班子中。隨時隨地。皆可爲賣藝之場所。以增加遊客之興致。如遊客在某班某室打茶圍。偶覺寂寥。可立時另召他妓來演「打連香」。此種善「打連香」之妓女。類多各班之小本家。年齡悉皆十四五六。每至必二人與偕。均妙年少女也。身材衣履。恆大小顏色相稱。腰間各添繫一赤色之綢帶。有琴師隨之。略分三次演完。其第一次。各執竹鞭一支。長尺許。上下包以寸許白銅圈。中以黑漆漆之。歷嵌錢洞八個。每個繫康熙大錢二枚。活動可擊之作響。此二妓各持一鞭。俯仰進退。且歌且舞。舞時。又持鞭於身手等處擊之。與琴聲相應和。頗似日本藝妓之雙人舞。蓋亦古制所遺也。竹鞭舞後。次執竹板歌舞。又次則執小竹板歌舞如前。歷時半點鐘始畢。給資不過五六元耳。妓家謂此爲應買賣。各處皆可臨時叫來。并無須預先熟識者。殆完全爲賣藝性質矣。

因此種種。故予謂天津妓寮。頗別具風味。而不得不歸功於落子館也。

唐詩中之鳥與僧

(芸子綴墨)

鳥之與僧。兩不相屬。固不發生關係者也。然自詩人觀之。則別有興趣。視爲一種絕妙的詩料。處處可令之相對。一若深有關係者。而唐代詩人。尤其有此種撮合力。其見於作品最著者。如賈島之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云。聲齊雜鳥語。畫卷老僧真。又云。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之槎松配石山僧座。蕊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之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陸龜蒙之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椅但高僧。司空曙之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笠僧來。姚合之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又云。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又云。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鳥僧相對。見於唐詩者。其多如此云。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傷梅香

傷梅香。鄭德輝撰。載白敏中父參表度軍陣中救度受傷。頻死。度以女小蠻許字敏中。度死。度妻韓夫人將背前約。有侍婢樊素者。從中撮合。始克成婚。其大致如此。按雲溪友議。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以託意。又按女世說。樊素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樂天以己年高。將放之。適馬有名駱者。同時議鬻。馬出而首反。顧素聞馬嘶。泣拜曰。略將去。其鳴哀。素將去。其辭苦。豈主君獨無情哉。然則兩人爲樂天愛妾。恩至義盡。俱有明徵。敏中爲樂天從祖弟。史稱其與樂天相友愛者。乃妄以其兄之妾。爲其弟之妻。且婢使千古而下閱者。疑敏中有陳平爲盜之謗。朕棲欲治之心。顛倒倫常。莫斯爲甚。彼琵琶之厚誣。伯喈者。抑

無論矣。(簾花曲話)

傷梅香如一本小西廂。前後關目插科打諢。皆一一照本模擬。張生以白馬解圍而面訂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戰而預聯嫻好。一同也。鄭夫人使鶯鶯拜張生爲兄。裴亦使小蠻見白而改稱兄妹。二同也。張生假館於崔。而白亦借寓於裴。三同也。鶯鶯動春心。不使紅娘知。而紅娘自知。樊素亦逆探主意。而勸使遊園。四同也。張生琴訴衷曲。白亦琴心挑逗。五同也。張生積思成病。白亦病眠孤館。六同也。張生向紅娘訴情。白亦於樊素前盡傾肺腑。七同也。張生跪求紅娘。白亦向樊素折腰。八同也。張生倩紅傳寄錦字。素亦與白密遞情詞。九同也。鶯鶯窺簡佯怒。小蠻亦見詞罪婢。十同也。紅娘佯以不識字自解。樊素亦反問詞中所語云何。十一同也。紅見責而戲言將告夫人。樊亦被詰而詐爲出首。十二同也。鶯鶯答詩。自訂佳期。小蠻亦答詩私約夜會。十三同也。張生誤以紅娘爲鶯鶯。白亦誤將樊素作小蠻。十四同也。鶯鶯燒香。小蠻亦燒香。十五同也。崔夫人拷紅。裴亦打問樊素。十六同也。紅娘堂前巧辯而歸罪於崔。樊素亦據理直陳而諉過於裴。十七同也。崔夫人促張應試。裴亦使白赴京。十八同也。鶯鶯私以汗衫裏肚寄張。小蠻亦有玉簪金鳳贈白。十九同也。張衣錦還鄉。白亦狀元及第。二十同也。不得謂

無心之偶合矣。(同前)

儂梅香混江龍云。孔安國傳中庸語孟馬融集春秋祖述著左邱明。演周易關西夫子。治尙書魯國伏生。校禮記舛譌揚子雲。作毛詩箋註鄭康成。無過是闡大道發揚中正。紀善言答問詳明。元人曲詞。每多腐語。如此等類。直是一幅策論。豈復成聲律邪。又况其出自閨閣兒女之口也。(同上)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儂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儂梅香頭一折點絳脣。尙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何徐曲論)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儂梅香頭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元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說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開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

還你枕剩衾薄。語不著色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也。(同上)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云。壁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諺笑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秃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略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也。(同上)

梧桐雨

錢塘洪昉思昇撰長生殿。爲千百年來曲中巨擘。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學人才人。一齊頰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采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穩占元人詞壇一席矣。如定情絮關。窺浴密誓數折。俱能細針密線。觸緒生情。然以細意熨貼爲之。猶可勉強學步。讀至彈詞第六七八九轉。鐵撥銅琶。悲涼慷慨。字字傾珠落玉而出。雖鐵石山不能不爲之斷腸。爲之下淚。筆墨之妙。其感人一至於此。真觀止矣。梧桐雨與長生殿。亦互有工拙處。長生殿按長恨歌傳。爲之刪去幾許穢跡。梧桐雨竟公然出自祿山之口。長生殿驚變折。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事

雖急遽。斷不至是。梧桐雨則中間用一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既不能。而後定計幸蜀。層次井然不紊。梧桐雨第一折醉中天云。我把你半禪的肩兒凭。他把個百媚臉兒擎。正是金闕西廂扣。玉扇悄悄迴廊靜。靠着這招彩鳳舞青鸞金井梧桐樹影。雖無人竊聽。也索悄悄聲兒海誓山盟。第二折普天樂云。更那堪澆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第三折殿前歡云。他是朶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慘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鼻鼻咽喉掐。早把條長撻撻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數曲力重千鈞。亦非長生殿可及。(簾花曲話)

(未完)

野客叢話

(蔣瑞藻)

草木而蛇魚名者。女青、威蛇、桑根、伏蛇、蓼、遊龍、裏奠、木龍、茜、山龍、櫻、櫻魚、耐冬、石鯪、烏藥、魴魞、絲瓜、魚鱗、蕨、土鼈、茄、草鼈、漏籃、木鼈、片腦、龍眼、圓眼、龍目、蛇含、龍牙、馬鞭、龍牙、陵遊、龍膽、烏蕨、龍尾、常春、龍鱗、穆、龍爪、槳、魚尾、旱蓮、鯉腸、鏡面草、螺髻、青黛、蛤蚧、扁豆、蛾眉。

草木而蟲名者。蓖麻。蠟。萎蕤。螢。知母。螻母。樺木蛾。寄生。桑蛾。胡麻。狗虱。亞麻。壁虱。菘寶。鶴虱。鶯。蜜蜂。枯樓。果羸。地慈。蚶蛾。淡竹。碧蟬。防風。百飛。地錦。馬螳。牡丹。鼠姑。惡實。鼠粘。地瓜。土蛹。草木而禽名者。綬。旨鷓。瓜。蒲鴿。薜。金雀。萇。金鴉。茶。老鶴。蕩。金鳳。檜。來禽。芋。蹲鴟。菌。地雞。射干。烏鳶。石蒜。老鴉。漏蘆。飛雉。玉枝。杜鵑。山石榴。杜鵑。淡竹。竹雞。貫衆。鳳尾。射干。鳳翼。海蔞。鳳仙。馬鞭草。鳳頸。藜。鶴頂。玉簪花。鶴仙。芡實。雞頭。丁香。雞舌。青箱。雞冠。大薊。雞項。石萎。雞腸。天落。雞股。枳椇。雞距。山茶莢。雞足。降真香。雞骨。芡苳。鴨舌。地葵。鴨舌。淡竹葉。鴨跖。穆。鴨爪。銀杏。鴨脚。繸縷。鵝腸。貫衆。鴟頭。莎。鴟尾。萇。芡。烏頭。附子。烏頭。烏園。鳶尾。苦葵。鴟眼。蘭。燕尾。慈姑。燕尾。圓眼。燕卵。莎。雀頭。芡。雁喙。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一卷 播種

第十六回 夫妻(續)

斯奶奶說道。先生。你這個提議。很像你爲人。只要我在銀行所處的席位。從社會上看來。不比我在你家裏所處的降格……班特比攔住說道。自然不能降格。不然的話。瑪當。你想想。我能夠請你這樣。在高等社會來往的人。去銀行麼。你是曉得的。我是不理會什麼社會的。不過你是要講究到這一層。

的。斯奶奶說道。班先生。你很合體貼。班特比說道。在銀行裏。你有你的地方。煤炭蠟燭和其餘各物。是銀行供給。還有女僕侍候。我說句放肆的話。你在那裏很舒服的。斯奶奶說道。先生。不必再說了。我不在你家裏。反正還是要靠人吃飯的。與其靠別人。不如仍舊還是靠你。故此我願意就銀行這一席。我很感謝你。並誠意謝謝你從前一切的照應。又很露憐憫的意思說道。我很盼望加拉小姐很能滿償你的願望。毋論班特比怎樣說。斯奶奶總是把班特比當作結婚之後。一定是個犧牲。斯奶奶總要露出憐憫他的意思。斯奶奶總是一味的客氣。高興以爲他自己越客氣越高興。反顯得班特比將來越是個無人理他的一個犧牲。有時斯奶奶只要望望他。他不知不覺的。滿幅通紅的臉。都是冷汗。且說當下結婚之期。定在八星期後。班特比每天晚上。都到石屋。他却無什麼舉動表示愛情。只有送金鐲。他的一切行爲。出不了了一個製造廠東的派頭。造衣裳。造首飾。造餅。造手套等等。從始至終。無一件不是事實。到了吉期那一天。兩個人在教堂行結婚禮。男子就是約瑟阿班特比。女子就是住在石屋的當議員的安瑪加拉的長女。行禮後。回到石屋。歡宴來賓。也無非是一班講事實的人。筵席上所有吃的喝的用的。他們都曉得來歷很清楚。是怎樣製造的。從什麼地方出口。從什麼地方進口。出進口是

多少貨。裝什麼船。進口的是本國船。抑或是外國船。來賓們都曉得。就說到陪新娘的女孩兒們和加拉的小女兒。和來賓中的男孩子們。也都是針鋒相對。無一個不是滿肚事實的。剛吃過酒席。新郎站起來。對來賓演說道。諸位先生。夫人。小姐們。我是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蒙諸位對我的夫人和我舉盃祝壽。我猜我得承受。諸位都曉得我。都曉得我是個什麼人。曉得我什麼出身。曉得我這個人有什麼說什麼。見了一根棍子。就說是棍子。見了一個激水機。就說是一個激水機。不會把棍子叫作激水機。也不會把激水機叫作棍子。更不能把棍子激水機。都叫作牙籤。諸位不必盼望我演說。諸位若要聽聽演說。有我的朋友又是我的丈人在座。他是個議員。諸位只好請他演說。我不是個會演說的人。雖然。我追想從前。我不過是個襤褸不堪。無家可歸。在街上過日子的一個窮小子。碰不着有激水機。就不洗臉。就是洗臉也不過兩星期才洗一次。現在我四圍一望。覺得我現在能獨立。不依靠人。那裏夢想到娶妥瑪加拉的小姐作夫人呢。我今日有這種感覺。要望諸位不要見怪我所說的話。盼望諸位喜歡。我現在覺得我能獨立。毫不靠人。諸位若是不喜歡。我也無法。我很喜歡我能獨立。我說過。諸位也說過。我今日娶妥瑪加拉的小姐。我很歡喜。我久已有此想。我很留心看他自小長到大。我相

信他可以配我。同時我又要說。我不必騙諸位。我也配得上他。我們兩口子。謝謝諸位的好意。我對於未成親的來賓說一句話。我盼望未娶親的男子。找着好夫人。同我所找着的一樣。我盼望未嫁的女子。找着好丈夫。同我夫人找着我這樣的丈夫。演說完。新郎新娘就要起程。往里昂地方。班特比要看看那裏的工人。是不是也要用金餐具。兩人就往火車站。新娘穿好了衣裳下樓時。安瑪在那裏等他。安瑪滿臉通紅。不曉得是因爲同路伊沙分別難過。抑或喜酒吃得太多了。安瑪附耳說道。我真是個好妹妹。路伊沙很依依不捨。神色上不如往常那麼鎮靜。安瑪說道。班特比都預備好了。時候到了。暫別了。你回來的時候。我來接你。我的寶貝路伊沙。現在豈不極快樂麼。

第二卷 收穫

第一回 銀行

話說有一天。正是盛夏。太陽很大。(焦炭市偶然也有見天日的時候)從遠處看那焦炭市。還是一片濃霧。(因爲看見這濃煙濃霧才曉得是一個大市鎮)一塊磚也看不見。若是盡據廠東們說的話。那

焦炭市早已片磚片瓦都不留了。若是盡據他們說的話。廠東們比最細薄的瓷器還容易毀壞。爲什麼呢。因爲若是要廠東把工人的子女們送入學校讀書。廠東就說。這一來就要把廠東毀了。若是派人來調查工人的情狀。他們又要說。這又要把廠毀了。若是調查員說。動不動那些機器就把工人斬碎好幾塊。似乎不對。廠東們又要說。這又毀了他們了。若是說可以設法。不必弄到這地方終天在濃煙中。廠東們又要說。這簡直是要把他們全毀了。還有一層。若是不讓廠東們自由行動。想怎麼辦。就要怎麼辦。若是說有什麼不對。惟廠東們是問。要廠東們負責。廠東們就說極可怕的恐嚇話。說是。若要他們樣樣事都要負責。那就不如把所有財產廠房等等。摔入大西洋海裏。這一句話。幾乎把內務部大臣嚇死了。他們只管是這樣說。焦炭市的廠東們却是異常愛國。並未把廠房機器摔入大西洋海。仍是很小心的保留這些產業。還是一片濃煙罩住。日見其發達。且說那一天太陽很大。路上又土多又熱。太陽光竟能穿透濃煙。照人的眼。燒火的工人。從地洞裏鑽出來。走到院子吐吐氣。有坐臺階的。有靠住柱子的。擦汗。滿市都是油味。好像有油鍋那麼熱。機器上都是油。工人的衣裳是油浸透了。廠家都處也是油。那一天下午。斯奶奶坐在銀行一間屋裏。在大街的稍爲陰涼那一邊。已經過了辦

事時候。他坐樓上會議室。他自己起坐的地方。在更高一層。每天午前。坐近窗口。歡迎班特比入銀行。這時候班特比娶親已有一年了。斯奶奶一毫不改變。仍然把班特比當個犧牲品看待。這銀行是紅磚造的。窗子外面是黑的。裏面是綠的。大門是黑的。兩級臺階是白的。門上是一個大銅牌。銅牌底下是開門關門的銅把。把的抓手是個大銅球。銀行比住宅稍大些。到了每天快黑的時候。斯奶奶各處看看。看過這張寫字桌。又看那張寫字桌。他自己以為這麼周流一看。替銀行增光不少。他坐在窗口。作些活計的時候。以為有他這樣高貴婦人在那裏。略為可以多少去掉些市僧俗氣。因為有這幾層緣故。他自以為是銀行的仙女。市上過往的人。看見他常在窗口。當他是個銀行的毒龍。守護銀行財產的。斯奶奶却不甚曉得。是些什麼財產。他以為不過是些金錢銀錢。有價值的票據之類。他只曉得每日停辦公事之後。所有銀行的家具歸他看管。還有一間鐵房。上了三把大鎖。看門的鋪張小牀。頂住鐵房門睡覺。天亮才拆牀。這間鐵房也歸斯奶奶看管。此外還有一個地窖。還有每天停辦公事後的墨藩紙屑。還有幾把大刀。幾把火槍。還有幾個太平桶。都歸他看管。說到工役。只有一個看門的。一個耳聾的老婆子。是歸斯奶奶管轄的。謠傳這個耳聾老婆子很有錢。市上的工人有一句話。說是總

有一天晚上銀行關了門。這個老婆子總要被人暗殺的。爲的是他有錢。衆人都說這個老婆子早就該死了。但是他老不死。老不出缺。就未免惹出許多人又恨他。又失望。且說那天斯奶奶正在那裏要吃茶。那看門的把茶具擺好在一張三條腿小桌上。擺好之後。拿手腕揩揩額。斯奶奶說道。謝謝。畢左爾。畢左爾也說道。瑪當。謝謝你。斯奶奶說道。畢左爾。都關閉好了麼。他答道。都關閉好了。斯奶奶倒着茶。問道。今天有什麼新聞。他答道。我並無聽見什麼特別新聞。市上的工人都不是東西。不幸這並不算新聞。斯奶奶問道。這些不安靜的壞種工人。現在又幹什麼。他答道。不過聯絡立會。彼此相助等等。斯奶奶這時候。鼻子好像很變高些尖些。兩道眉好像變濃些。說道。可惜這幾位廠東已經連合了。爲什麼還讓工人結團體呢。畢左爾說道。可不是。斯奶奶說道。廠東既經聯合好了。就該議定。凡是結團體的工人。都不用。他答道。原有這個辦法。不過辦不通。斯奶奶擺出架子說道。我並不懂得這種事體。我生長的地方不同。我的丈夫是保洛貴族之後。也在這種範圍之外。我只曉得。這工人們。是一定要壓服的。時機也到了。應該記一次過。把他們壓服下來。免得再生事。畢左爾答道。瑪當。你說得甚對。再清楚也沒有了。再說這時候。正是畢左爾同斯奶奶密談的機會。又眼見得斯奶奶還要問他。於是

特爲收好寫字桌上的東西。把尺擺擺。把墨水瓶弄弄。斯奶奶慢慢的吃茶。從窗口往街上望。斯奶奶問道。今天公事忙麼。畢左爾有時要改改稱呼。答道。貴夫人。今天不算忙。同平常一樣。斯奶奶輕輕的在左手手套上。撥去一點兒麵包屑子。說道。夥計們自然都是靠得住的。按時候辦公的。勤力的。他答道。瑪當。還算好。也有不成的。畢左爾在銀行裏頭。是個總偵探。每逢到了耶穌誕。得點好處。就變成一個頭腦清楚。小心謹慎少年。一定是能混得出頭的。他很有點制節手段。把自己弄成一個無性情的人。他一舉一動。都是打算盤。打到最精纔動的。無怪斯奶奶說他是個最安詳的人。自從他父親死後。他把母親送到貧民習藝所。永不讓他出來。作者都要說句公道話。畢左爾每年還送他母親。半磅茶葉。這一層是他的弱點。一來因爲送人東西。有令受者生依靠周卹變作乞丐的趨向。二來是他買茶葉。按照經濟學原理。自然是以最賤價買。以最高價賣。現在他是白送了。豈不是他是弱點嗎。據哲學家們的發明。世人的完全天職。(並不是一部分)就是買賤賣貴。再說畢左爾答道。瑪當。也還好。却有幾個不成的。

另外一欄

(此欄專載極有價值之前人遺著及近人名著。讀者如以此項稿件見惠。不勝歡迎。編者啓。)

盛此公休菴影語

按。盛公明末清初南陵人。此公傳見虞初新志。此公著作。世未有見之者。此公奇人也。宜乎有此奇文。此爲南陵友人陳琴廬君從此公後人處抄得者。極可珍貴也。原書二冊。(陳君抄本)今於書牘一冊。皆未錄。餘亦略刪一二。非全文也。編者記。

宜秋圖小引

歲庚午。余臥病無聊。兩田煥於諸弟。挾一二歌兒。時至休庵。以消孤憤。一日。集碧玉諸姬。劇飲齋頭。忽雙羽南來。一函遙墮。起視之。則兩田手書。並宜秋圖也。煥於便捉卷狂躍。倒戴方山巾。薄施粉

墨。執紅牙拍板。歌白苧辭三疊。其一曰。新秋好。巫山夢覺。巫山奇。同窗分得一絲涼。蘋風十里荷香繞。小閣凌空壓碧波。波紋約略星光小。閨中無那阿奴嬌。沒箇心情來乞巧。膩粉半含愁。宮粧鄰草草。舞衣零落粉紅蓮。溪上青山橫不掃。待兒催促趁新涼。紅窗

隨出鴛鴦稿。總是害淹煎。數枝猶未了。醉釀水調頭。雙月秦淮曉。起來灑酒誓牛郎。溫柔之鄉真可老。踏踏歌。新秋好。其二曰。仲秋。可惜年年受離別。到處空留薄倖名。茱萸帶刺連環結。今歲落。便宜。鴛鴦飛不得。新翻紅豆詞。暗作烏絲綉。朝來姑射人。姑射人如雪。盈盈月痕來照席。嫦娥亦覺無顏色。廣寒飛出數枝秋。變作樓香金狹蝶。只爲受花伶。造却食花孽。恨郎終是愛郎多。愛郎箇是知疼熱。試把別來情。一一憑君說。幾欲爲君彈。彈來不成疊。欲作斷腸詞。詞成剛半闕。自將螺子畫雙眉。愁容高出相思墨。紀佳期。中秋節。其三曰。秋將暮。爛斑紅樹生煙霧。記得去年江上船。載耶從此天涯去。一從去後總凄其。朝朝望斷江南路。連錢寶馬復還來。征衣銷盡紅顏汚。安排暖閣疊重衾。紗窗更著湘簾護。鵝笙鳳管久調停。心香暗鬪深深炷。酬天美滿錦前程。少年不爲風流誤。莫言取次故人新。端詳還是新人故。芙蓉花下舊苔香。香鈎猶認凌波步。相偎相倚復相憐。照人無奈嬌娥妬。光搖翡翠衾。漏盡梧桐露。生憎相見難。死殺留郎住。花爲管陣錦爲窩。何須更買長門賦。圖成比翼與連枝。何須更註鴛鴦簿。海枯石爛有窮時。祇有

數娘無盡處。奈樂何。秋將暮。歌畢。連收數觥。猶目婆娑不已。余聲爲之哄堂。語美亦皆絕倒。

淚史自敘

錯認曰。世態千假萬假。只此眼淚。最不可假。大痛大泣。小痛小泣。未有無故而悲啼不止者。卽如曹阿瞞。是從古來第一個忍心漢子。殺人下吃眼的冤君。及至臨死。姬妾滿前。嗚咽萬狀。留連婉轉。苦下自勝。人說阿瞞弄假。至死不後。我獨以爲霜降水涸。木落歸根。縱使絕大奸雄。無常一到。手脚都無用處。當時阿瞞不知作過多少黑漫罪孽。到此地位。追悔不來。心頭事。眼中泪。原是一套家私。昔人云。平生奸偽。死見真性者。是也。齊元帝殘忍刻薄。殺人如麻。甚至以哀嘆爲鼓吹。比陸士審。兄歌弟和。未免泣數行下。况其他者乎。昔人以哭姬受上賞。退謂人曰。我自哭亡妾耳。呵呵。向非有此引頭。正恐雙白眼揉得通紅。總成無益。我往往見街市上有彈唱說詞的。說到古今傷心事體。那些聽說人。一箇箇開泪汪汪。道却爲着甚麼。况夫古今來氣化不齊。升沉異路。孤臣孽子。遷客逸奴。與夫烈婦情變。以及尋奇劍客。幾多飲恨。不少吞聲。其欲出

不得出之氣。欲了不得了之情。欲完不得完之事。欲高不得高。欲低不得低之地位。欲歇不得歇。欲哭不得哭之懸吊欲戲。後人爲之設身處地。凡有心男子。未有不放聲長鳴。痛哭流涕者。此一點泪。卽替侍中之血也。睢陽之齒也。常山之舌也。眉間尺之頭也。伍大夫之目也。髮淑英之耳。強項之硬膝也。比干之心。孝嬪之肝也。南將軍之指。爪透背之拳也。掩袖之髮也。陳鳳山之肉。景清之皮。楊椒山之膽。鐵尙書二女之骨也。文文山不下樓之脚。靖忠報國之背。與連呼過河之聲也。若把此泪。灑向青天。則必悲風怒吼。迅雷破山。灑向厚地。則必黃河西流。泰山東塌。灑向星前月下。則必浮雲驚起。冷雨夜零。灑向花之顛。草木之末。則必萬樹飛紅。千條掩翠。灑石石爛。灑海海枯。灑金鐵則化爲灰燼。灑上帝閻羅。以至由旬羅刹。則必三日合眼。七日低眉。傷哉。盡大地山河。微塵世界。皆泪場也。三十乘。二十一史。皆泪譜也。恨不能徹天入泉。令曼嬌申包胥下和諸人。勺水不入。以上下千秋問。與（此下有遺漏）錯翁病廢。心液已乾。雙眼頓腫。所不盡者。目邊之點水耳。嗟乎。是

小說 世界 另外一欄

耶非耶。生耶死耶。若滅而若沒耶。嗚呼噫嘻。錯翁先生其誰耶。人世間尙有有心男子耶。請各具三斗血痕。讀我千秋泪史。

宮詞小序

唐人喜作宮詞。怨。大都嶽嶽失意。孤憤無聊所寄耳。况奇物致疑。修眉見妒。福薄命薄。千古實同。嗟夫。響屢廊空。美人草茂。秋風泣素。御水流紅。絲絲皆作泪痕也。余每欲求善本合刻之。閨怨。不可多得。而宮詞如玉蓮花萼夫人。又俱前代塵帙。今搜得周王寧獻王二百七章。一代風流。尤足觀者。雙壁猶存。千金何惜。

落花詩小序

紅瘦綠肥。泪灑漢宮絃上曲。香消玉減。魂飛金谷墜樓人。到地無聲。流鶯易老。春愁似海。粉蝶空忙。李三郎未免多情。可惜金鈴清夜月。何水部空聞嘆息。誰憐紅袖踏歌行。片片辭條。粉瘦諸天空色相。枝枝蘸水。光迷玉洞有無間。欲從青帝乞長生。先向錦窩翻短調。涼風莫奏。羯鼓輕敲。牡丹亭若發連枝。藏春塢應開並蒂。且澆白鹽。一賦招魂。

薄少君詩小叙

司馬長孺死。文君爲長孺作誄。文君死。去相如若千年。不可考也。張尙書薨。團盼盼居燕子樓。向非白舍人白楊作樹之語。則紅粉亦未必成灰。猶是千古一大疑局。君烈死。薄少君以詩哭之。百篇有奇。傳者僅八十餘首。君烈有遺腹。驚妻數月。而薄少君亦死。張天如撫其孤。嗟乎天生天如以爲君烈哉。使天如不撫孤。則薄少君必不可死。薄少君不死。則沈君烈正難帖然於九泉也。今作如此散場。應是同還羽化。玉皇香案吏。王母執環兒。相見當啞然一笑。

總批水滸傳

施耐庵作水滸傳。其聖於文者乎。其神於文者乎。讀之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漓。復令人悲歡慷慨。或如親當其厄。而危切身。又如已與其謀。而功成事定。他如報仇雪恥之舉。孝親信友之情。以及市譚街談。方書兵法。龍虎飛騰。種種無不絕妙。然更有一段苦心。惟葉文通略識其意。耐庵。元人也。而心忠於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覺淋漓婉轉。刻畫如生。其稱宋江者。宋。宋同文。故以宋江爲之首。其謀主曰吳用者。吳與無同音。言宋家輔相之臣。皆無用

以至敗亡也。奸臣必稱蔡京。賈楊戩。高俅者。誅元兇也。首稱破大遼者。卽可以破金元也。稱平河北。定淮西者。所以吐宋家懣懣不振之氣也。征江南方臘。而皇秀大半死亡者。宋家偷安江左。趙家一塊肉。終於此也。宋公明葬楚州。而神遊鬱兒洼者。死不忍忘故土也。林冲之殺白衣秀士王倫者。王倫與王倫同名。倫首附秦檜。倡成和議。殺之所以雪憤也。晁天王不得其死者。君子亂亂始所以戒後世也。宋江等之生。始於洪信走冤者。蓋指道君信任左道。首開禍亂也。其命意大率如此。故其文縱橫出沒。莫敢逼視。當與十空經並垂不朽。若以世間小說目之。嗚呼。冤哉。羅鶴林謂施耐庵作水滸傳三代皆啞。豈有如此之天道耶。

自幼乏乳以致面



黃肌瘦飲食不化

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
強健

嬰孩之食品以生母之乳汁為最
適當此天然之定例也往往嬰兒
不幸其生母軟弱多病乏乳撫養
以致難食罔投小兒體質軟弱胃
亦無力消化致患各症嬰孩自己
藥片誠係此輩為父母者之珍品
已曾救治千萬小兒矣即如浙江
嘉善美孚洋行經理聞榮先生來
函云鄙人男女孩自幼食不化日
腹大如鼓面色青黃飲食不化日
夜啼哭請醫調治百藥罔效鄙人
甚為焦慮承余友孫君介紹貴局
之自己藥片照單試服數日之後
飲食略進腹脹稍退繼續購服其
病若失現下兩孩面色紅潤非比
往昔特此證明嬰孩自己藥片誠
為救獲小兒之聖品也嬰孩自己
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
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草廉士醫生藥局原班
郵奉一瓶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
三元

章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
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何以滿面瘰癧
 粒失其美觀
 服用清道丸
 即消立除

何以面起紅瘰



面起紅瘰患者均係自己
 厭惡因其失雅觀且致
 為不幸首推大便結也
 疾之由面色青黃且氣
 非但面病容瘰癧之法
 暗使腸胃清潔因腸內
 需使滯留不去醞釀成
 渣滓入血中即能使皮膚
 輸入血中即能使皮膚
 澀面起紅瘰或癩疹瘡
 等患相繼而作矣紅色
 導丸正是絕對良藥適
 合用平肝之功用自天
 可治大便不調肝火頭
 升胆氣不調等症於
 痛口氣穢濁等症於
 痔症止痛尤為靈效無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
 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
 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
 大洋三元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
 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兜安氏馬也名藥膏

治頭面瘡癩疹子
 癬癩疥梅毒爛腿
 疔痔瘡諸蟲咬傷
 一切皮病等效驗非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盒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